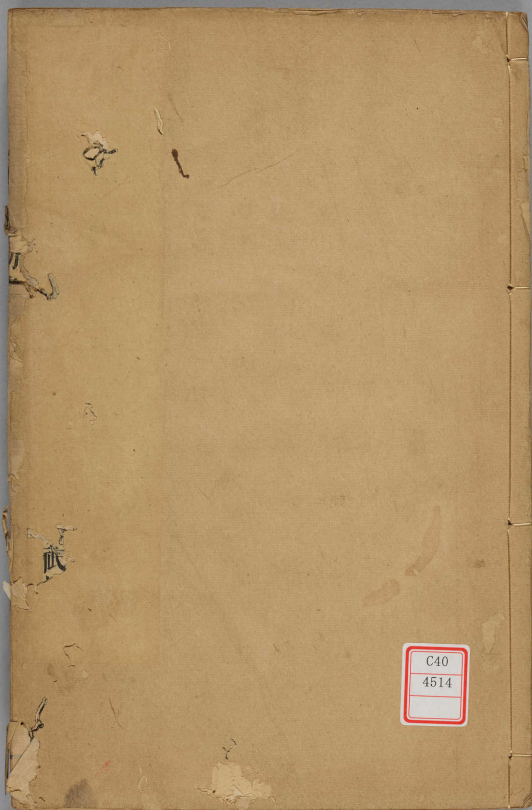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丁翁上座請大巖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英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計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淨信堂初集卷三

古吳沙門智旭著

門人果海錄

法語

兩窻同印海方丈談

出生死事。大不容易。須要先開見地。然後可言修證。
欲開見地。尤須念念注在佛法。不得姑待異日。夫在
家人。具諸塵勞。尚不礙學佛法。尚許證無上道。况已
出家受戒。住持梵剎。表率衆僧。豈反有礙。而乃候謝
事之後。方議參求哉。且參求之要。祇是決擇身心。決

淨信堂初集卷三 法語

澤仁堂抄本 卷三
擇之方。無過師友商確及向經論尋討。今師友商確時。僅作言談會。經論尋討時。僅作文字會。必欲冷坐蒲團。方名成片工夫。縱使果能坐得成片。及至動境。依然兩極。况動時。既不能隨處體會。則靜處又安保其成片哉。吾所謂工夫者。不然。無論世法佛法。靜時動時。順境逆境。若語若默。但是開發我慧眼。消鎔我習氣。磨勵我身心。增益我所不到者。卽名真實工夫。莫謂此等工夫。零零碎碎。其實竟竟鎔作一片。如萬派千流。同歸大海。一入海性。便失本名。學道工夫。亦

復如是。但期與本分相應。更無動靜順逆之別。倘不向本分會取。饒你謝絕人事。枯守蒲團。敢保驢年無相應。分况塵緣無盡。日復一日。何時得謝絕耶。吾兄英才敏質。涉世已久。畏惡欣善。脚跟亦穩。倘現世之行履。可保則來世之人。天可期。獨于出世一事。恐未可視作尋常。果欲自度度人。須痛絕三種心。發起三種心。庶蓮花社裏。可永矢弗諼耳。所言應痛絕者。一是姑待心。二是輕忽心。三是將就心。有一于此。與道永隔。所言應發起者。一是猛切心。常念時不待人。一

蹉便成百曉。二是殷重心。一言有益于已便應著眼。銘心。三是深廣心。期待誓同先哲。舉措莫類時流。三若缺。學道實難。托在雅愛。獻此菲葑。諒不以人而廢言也。

示汪居士

生死事太真實。可懼。要了生死。先須歸信。三寶求開慧眼。夫開慧眼。不在剃髮逃世。及盲做工夫也。貴向舉業中。薦取慧業。第一在立志作真實聖賢。不可作流俗儒者。古人云。惟吾學佛。然後知儒。願居士將一

部楞嚴。苦心熟讀。千遍萬遍。使其淪肌浹髓。則世出世事業。一以貫之。更當以戒殺放生。積長壽。因節食寡欲。爲養身道。將來善根成熟。不患無出生死分也。

示成遠號遂徵

夫晚成者器。乃太源深者流。始長。故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世法尚爾。況學出世大道。仔肩如來正教者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予謂能崇效卑法者。乃能涵蓋乾坤。否則如芳草茂于春時。溝渟盈于秋雨。卒歲未

能奚望貽芳于奕世也。故丈夫事業設欲炤古炤今。不患微之不遠。第患存之不遠。但令挺骨格于須彌。溶識量於大海。皎戒體于滿月。湛定水于深淵。蘊問學於寶山。昭慧光于杲日。則上弘下化。不異順水行舟。名稱普聞。豈殊空谷答響。此吾以遂微字成遠法弟。非無意也。第其顧名思義。養重固學。續佛祖命。作人天眼。庶幾不負已靈。亦不失善友相期之深意耳。偈曰。水負舟。今風負翼。積厚方能有大力。虛空不用自分疆。男兒度量須莫測。須莫測。鐘鳴遠谷聲奚極。

扣擊無虧未足奇。從來聲性何曾息。不向庸流覓賞音。知音偏在微塵國。

示法源

夫念佛工夫。不論定散。祇貴真實信心。所謂真實信心者。第一要信得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其體無二。次要信得娑婆的確是苦。安養的確可歸。熾然欣厭。次要信得現前一舉一動。一行一善皆可迴向西方。若不回向。雖上品善亦不往生。若知迴向。法門雖作惡行之後。起殷重懺悔。懺悔之力亦能往。

生如觀經所明是也。何況持戒修福料理僧事讀誦大乘給施茶湯種種勝業豈不足以莊嚴淨土。只爲信力不深遂乃淪于有漏而又欲捨此度門別商工夫可謂舍元殿裏更覓長安者矣。故今修心淨土之要別無他術。但于二六時中加此一種真信。則一切行履更不須改矣。

示初平三學

人知宗者佛心。教者佛語。而不知戒者佛身也。盧舍那佛以戒爲體。惡無不止。故淨善無不行。故滿。倘身

既不存。心將安寄。語將安宣。末世行人。不持戒品。縱能透過千七百公案。通盡十二部了義大乘。止成依草附木。無主孤魂。不堪作人天導師。豈不見楞嚴說因戒生定。發慧斯名三無漏學。若不斷心淫心殺等。縱有禪定多智現前。必落魔邪。金口誠言。誰敢不信。示陳受之。

世出世聖賢皆以同體大悲爲學問綱宗。儒者謂之萬物皆備于我。釋氏謂之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推惻隱之心。可保四海。極大悲之量。徧周法界。故云。天地

之大德曰生。既以生爲大德。必以殺爲大惡矣。此戒不持。豈名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願居士卽向儒門檢點。必能奮然頓決于一日。倘因循延緩。卽是情勝于理。恐非自強法門也。夫理之所有者。情必無。情之所有者。理必無。千古確論。真不我欺。若欲惜體面。顧是非。便墮流俗知見。假饒舉世悅之。僅名鄉愿。豈有聖賢品格。是須具超方見。作特達人。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以一人作中流砥柱。開羣靈昏瞶。斯則以真釋心。行作真儒事業。位天地育萬物。取諸片念而有。

餘回視啞咕嚕之學富貴功名之術。奚啻霄壤哉。
示萬無懷

從來聖賢豪傑。骨幹雖云天賦。要須境上鍊過。譬如松栢非霜雪。則不能增勁。黃金非爐鞴。則不能增色。今欲作奇特男子。必迴然有以自異。與世相違。舉世非之。而不顧。是名霜雪。又必毅然諦信三寶。奉持皈依。檢身執心。破壞煩惱。是名爐鞴。切勿將就荏苒光陰。夫因循苟且。尚不可作世間事業。况可學出世人法耶。然勇猛在世法者。功止成于目前。究竟還歸。

敗壞。惟勇猛在出世法則蓋天蓋地輝古耀今。始不孤負已靈。不枉作堂堂男子耳。重輕得失。豈俟再決耶。

示郎上應

學道之法第一要見地精確。不可乘言滯句。向古人一期方便中埋却。且如湛無纖塵等語。原謂悟明之士居塵不染。猶孔子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萬感當前。寂然之體亦不曾動。若以閉門枯坐爲功行者。開得門來早已打失。尚非真儒學問。豈是佛子家。

風。夫儒之與佛究竟雖別爲門略同。未有在世不爲真儒出世堪爲真佛者。今居士旣未能頓捨世榮。且就儒門努力。應體會富貴浮雲。不加不損等語。置身千古聖賢之例。不作悠悠習俗之儒。若開此特達胸懷。自然舉止與世有異。便可向視聽言動之中作主。不復以沉空滯寂爲功行矣。至若準提神呪。本諸佛菩薩勝異方便。專心受持。必獲冥感。楞嚴妙典。乃性相宗教總提綱要。篤志玩味。必有悟門。但得功深力到。正見昭明。則修證功夫無勞別覓矣。

示羅性嚴

聖賢品格皆從朝乾夕惕中來。豪傑事功皆向倉卒變難中立。況出世事太豈容乘以延緩姑待之心哉。所貴覩破幻緣。直下薦取。雖剃髮染衣。會有時節。因緣而皈戒。聞修不勞揀時擇日。須信非皈戒無以爲出要之本。非聞修無以開出要之門。念念熏習。如救頭然。倘佛法之染神既深。則解脫之機緣自奏。否則前引後牽。歲復一歲。淨信初心。漸至皓亡。非丈夫所以自奮也。

示沈驚百

世出世學問固不可判作兩橛。亦不可混作一事。蓋真儒與真佛其下手同。其要歸異。若不從真儒下手處下手。則學道無基。若不向真佛要歸處要歸。則真性不顯。所以東坡居士云。惟吾學佛然後知儒以宣聖出於春秋之世。衆生根性機緣未熟。故所說教門一往且就綱常倫理處指點。若以五乘法門格之。僅屬人乘。間露一二性理極談。終不如內典之彰明較著。復被宋儒迂腐知見之所覆蔽。遂使道脉湮埋。倘

淨信堂稿集 卷三
不向三藏十二部教求開眼目。不惟孤負已靈。卽宣尼亦受屈多矣。請居士以大心深智開古千朦瞶。奚止震驚百里而已哉。

示沈清彥

欲作奇男子。須以諦信三寶爲第一義。以三寶體性。真常圓徧。遠離一切戲論分別。若不向此中著眼。決不能知本地風光。若不知本地風光。則天地萬物俱成芻狗。位育事業徒有虛名。應知凡夫未達法界。如井蛙夏蟲。豈知大海之非誑。而永刼之不誣哉。今欲

入此信門。應觀現前一念。前之不得其所始。後之不得其所終。現在莫窮其涯際。設欲追尋。則絕無踪跡。謂其無體。則不可斷滅。彼坐禪家謂之淨裸裸。赤灑灑。尚自冤屈不少。况紫陽謂之虛靈不昧。稟得于天。寧非戲論妄想耶。是須急從良師善友快讀了義深經。薦取本來面目。掀翻流俗知見。庶蓋天蓋地。有分不止爲世間奇男子而已。清彥勉之。

書范明啓扇頭

三寶深理非庸腐儒生所知。惟有具大智慧奇特丈

夫乃能諦信此事。予少時拘墟于程朱之學。亦嘗以
攻異端爲已任。後因廣讀內典。稍窺涯畔。莫窮源底。
方知有真實心性之學。回視初年抱負。所謂以天下
爲已任。以位育爲極致者。由今例之。不啻牛跡比于
滄溟。故知從上古人以釋爲杲日。儒比五星者。良不
我欺。是須以超方眼。觀究竟理。庶不墮井蛙夏蟲之
誚也。

書沈清彥扇頭

迥出塵勞之謂清。超羣拔萃之謂彥。塵勞本幻妄。認

爲真。智眼諦觀。原無羈絆。居塵不染。會悟真宗。旣非
凡夫之著有。亦非權小之耽空。卽此名義。可解佛乘
下學上達。豈俟遠求。

示德輔

智人求實不求名。愚人求名不求實。求寂則始本合
之極果。息慈卽淨滿覺之真因。與其他護而自行尚
虧。尙似護他。而彼已兩利耶。商之商之。

示無雲

無雲禪友。爲竺璠淨公高足。旣竭力同興七佛閣。復

漢信堂稿集 卷三
修輯四瑞志以貽將來。且徧搜古尊宿語錄擬成集流通。上續祖燈。下燭昏憤。如此用心。真不枉披法服。予方欲倚之。共滿刻藏之願。而禪友乃自視酸然。更索一言爲贈。予嘗讀妙法華經。舉手低頭。皆成佛道。况助修塔廟。弘通經典。種種功德。孰非緣了。因耶。但開示悟入之功。妙在諦信不疑。更勿別覓玄奧。應知無相不離有相。解脫不離文字。而以實相慧照觸融攝。則不勞動步。身在長安。豈可以色香中道高推聖境。而不從初心薦取哉。究竟不異于初心。以不生不

滅爲本修。因然後圓。成果地修證。若以生滅心觀一切法。設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爲是生滅數。若以不生滅心會一切法。是法在法位。世間相常住。豈得謾云塔是土木。經是紙墨耶。此子所以進禪友者。必已默而識之。當知此言亦贅疣也。

示王釋炎

夫儒之與佛。雖分世出世局。其于身心性命之學。大約相同。故在世能爲真儒。則出世方爲真釋。窮通得喪。身外浮雲。獨善兼善。士人實際。然喻義喻利。辨在

溪仙堂稿集 卷三
心術而不在形骸。若果以千古聖賢自期。卽功名亦道德之用。倘志在目前。不求上達。卽駕言理學。亦止富貴之媒而已。今智章居士。以三種心持準提神咒。一者孝父母心。二者和兄弟心。三者得時行道致君澤民心。此豈非大乘願力。但須精勤勇猛。始終不渝。如范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又如陸冢宰忘身護法。每祝天曰。母令不信心兒孫生我家中。則世出世法。一以貫之。昭合空王之印。漢符宣聖之傳。所謂君子喻于義。利亦化爲義矣。

示夢西

夫叅禪之法。是坐斷凡聖情解。頓明佛祖心源。方便不可有絲毫夾雜。以他種法門。每用對治方法。今則直截根源。所以必要單刀直入。然所謂夾雜者。正不在看經尋論。乃在世間利名煩惱。我慢慳嫉。放不下。嘗見世之主張宗乘者。動以經論爲雜毒。而反置習氣于不訶。豈知古之英傑。凡情先盡。故但掃其聖解。今時學人。濁智流轉。若不向痛處加錘。云何出得生死。且如婆子燒庵公案。須向自己脚根下理會。可笑。

世間人看見婆子燒庵便欲代轉一語希望婆子供養殊不思自己地位較那僧高下何似而欲以口頭禪陵駕古人面皮厚多少哉今須以真誠不欺閭心的的觀破那僧及婆子落處卽是自己落處便是出生死真實路頭切不可向解路卜度失却自己鼻孔其二六時中用心方便妙在從緣薦得不宜固守枯寂塞妙悟門直須拶碎虛空再來理會

書方暉元扇頭

浩然之氣人皆性具雖云集義所生實非有生但須

念念以聖賢自期待則本性日顯氣自充矣若一念自餒便名自棄所貴具決斷志直下承當是謂豪傑之上無待而興也

書窮玄扇頭

聖賢學問全在反躬責己菩薩心腸妙在視人猶己若不自求無以立千古品格若不懲物無以作斯世津梁但二六時中常以此二語銘心卽是出生死之正路學佛法之要務也何必別求玄妙外尋知解哉

示攝三聽講

清信堂集 卷三
夫聽講之法不得徒事口耳。先應諦思佛爲何事。說經。我爲何事。看經。若知佛說經所爲何事。則不耽著文言。若知我看經當爲何事。則不貪逐名利。不貪逐名利。則杜外謗。不耽著文言。則善悟理。悟理則本立而道生。杜謗則德孚而物化。可以自利。可以利他。不然學問愈多。去道愈遠。學人愈盛。法門愈衰。師蟲之喻。良足畏也。高明者勗之。

示律堂大衆

流俗知見。不可以入道。我慢習氣。不可以求道。未會

先會。不可以語道。宴安怠惰。不可以學道。顧是惜非。不可以謀道。自信已意。不可以問道。捨動求靜。不可以養道。棄教叅禪。不可以得道。依文解義。不可以會道。欲速喜近。不可以悟道。隔小于太。不可以見道。執穢爲淨。不可以知道。厭常喜新。不可以趣道。樂簡畏繁。不可以明道。將就苟且。不可以修道。得少爲足。不可以證道。真有志於道者。須是超羣拔俗。謙已虛心。忍苦捍勞。親近知識。觸處體會。以教印心。廣大悠久。事理雙備。棲神淨域。履蹈典型。博通古今。特達勇銳。

深心無極誓窮法海源底。乃爲奇特男子。出世丈夫

示存朴

夫比丘者。體預僧寶之尊。職紹佛法之種。是須超羣拔俗。迴脫流俗。知見。方無愧於厥名。倘故轍不改。則如法稟受。僅植遠因。身心無益。一旦被業風吹去。所謂袈裟下失。却人身。豈非苦中之苦。汝試思人間五十年。不過四王天一晝夜。有何實法可戀。若不向此際急尋出要。寧惟一錯百錯。方將塵沙劫數。未有了期。血性漢子。能勿悚然在念乎。果能悚然在念。不患

佛法無入頭處。痛勉痛勉

示圓珠鉦沙彌

沙彌名爲息慈。亦名求寂。蓋不惟大戒之初步。卽是佛果之真因。汝名成鉦法號圓珠。應知金玉非寶。惟戒爲真。戒體堅利。是名真金。戒體瑩淨。是名真玉。戒體朗徹。是名真珠。三種妙寶。不離一戒。護之則富有萬德。貴爲法王。失之則貧無所歸。賤爲蔑戾。汝應念念精專。勤防六賊。稱性之修。旣成。起修之性。斯顯。體無不證。而用無不圓。庶不辜負此名。此義耳。勗之。

示萬韞玉

學佛之道與儒門相似。孔子以博文約禮爲善誘。中庸貴致廣大而盡精微。易以學聚問辨寬居仁行爲君子。總以解行雙到爲宗趣也。求出世者亦然。非開解則無以趨道。非力行則無以證道。而開解與力行又自有小大漸頓之不同。若但求一出生死法門而自度自脫者。小解小行也。若徧通一切法門而自利利他者。大解大行也。若先解後行者。漸也。若了知解行同時隨文入觀。不離語言而得解脫者。頓也。譬如

兵卒之流。僅習一伎。可以殺一人。取一賞。僅足糊口。又如醫術之士。僅知一方。可以療一病。取一直。僅足資身。則聲聞緣覺是也。若夫任大將作大醫者。必善知一切韜略。徧達一切方味。然後所向無不克。所治無不差。圓頓行人亦復如是。通達萬法。圓悟一心。自行則無惑不破。化他則無機不接。是之謂奇特男子。出世丈夫。今欲徧通一切法門。雖三藏十二部。言言可以互攝互融。然必得其要緒。方能勢如破竹。譬如爲聖賢者。必以六經爲楷模。而欲遍六經。必藉註疏。

開闢闢當知爲佛祖者必以華嚴法華楞嚴唯識爲
司南而欲通此諸典又藉天台賢首慈恩爲準繩蓋
備悉教綱之幽致莫善于玄義而釋籤輔之闡明圓
觀之真修莫善于止觀而輔行成之極性體之雄詮
莫善于雜華而疏鈔懸談悉之辨法相之差別莫善
于唯識而相宗八要佐之然後融入宗鏡變極諸宗
並會歸于淨土以此開解卽以此成行教觀齊彰禪
淨一致遠離擔板之病不墮數寶之譏可謂慶快生
平卓絕千古者矣又復應知受一非餘固爲魔攝無

端泛涉不入聞持今既知心學淵源工夫次第則隨
閱一書必徹頭徹尾巨細畢明然後更閱餘書庶無
擇而不精語而不詳之患而凡閱所未閱仍須捨盡
舊時知見方有格外新得故莊子云惟道集虛虛乃
心齋倘陳見橫于胸中則一芥翳天一塵覆地失如
來妙旨多矣知居士勇猛沈毅定作法海神龍聊獻
芻蕘得月忘指一笑棄之可也

示王簡在

有出格之見地方有千古之品格有千古之品格方

有超方之學問。有超方之學問。方有蓋世之文章。今欲文章蓋世。學問超方。而不從立品格始。欲立品格。而不從開見地始。是猶之楚而北其轅也。何謂出格見地。夫富貴之士。不可以語功名。功名之士。不可以語道德。孔孟老莊世間之道德也。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無名。無已而逍遙於廣莫之鄉。禪淨諸祖出世之道德也。則觀金與土等。無有異。刀割香塗。愛憎不起。物我同懷。而自他一體。今孝豐一邑。慕善者亦多。乃商及于躬行實踐之學。則殺戒尚未能持。是猶未

合天地大生之德。况可問如來大悲之道乎。良由習俗移人。賢智不免。紐於一時之耳目。而不思曠劫之因緣也。吾欲簡在居士。以理奪情。以性違習。俾一邑陋風。自吾一人而轉。卽此是出格見地。而文章事業。更不待他求矣。

示大圓庵緇素

夫最難發者。出世之心。最難遇者。出世之緣。發心而不遇緣。則生津恒溺。遇緣而不發心。則寶山空回。然緣雖無量。善友明師。最爲第一。因雖深廣。持戒清淨。

清信堂稿集 卷三
最爲初門。慨自正法日衰。師資道喪。犯如來之記。萌作魔侶。以相傳。剗染者。既習以成風。居家者。亦恬不知怪。薦拔之功。僅圖世間耳目。杯觴之設。宛同俗態。交遊。乃有大圓庵。禪德玄真。寓跡馬鞍。蘭若。力扶靈鷲家風。既克身嚴律檢。復思弘範後昆。而厥子若孫。皆能奉教。惟謹。此真世間豪賢。末運優鉢也。竊思此一方善信。何幸而得遭淨侶。從此追拔祖親。何幽不燭。邀求現願。何事不成。是應各秉虔誠。咸生喜敬。頓革叨食之陋習。同修齋戒之良因。豈可貪麴蘖于片

時失勝功。于累劫耶。又聞欲迎汴中法主。共秉皈戒。斯真出世莫大因緣。予稔知汴師解行兼修。教律雙美。真堪福利。斯山表率。緇素凡我仝仁。其尚溪念師友。難逢殷勤。渴仰心行。一如始終不替。振釋迦將墜之脉。歸彌陀大願之海。我輩仰學。菩提不拘世相。因淨空上座述此勝事。索我片言。以作贊助。遂不揣庸陋。走筆書此。倘得汴法主微笑印之。不異遮那初坐道場。文殊代說十信法門也。

示方冰壺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識得現前三障。全是性具三德。亦名一體三寶。但由無始以來。背覺合塵。起惑造業。致感酬引。酬滿二種異熟。所以貧富貴賤壽夭榮辱種種差別。不知此等境界。皆卽自心現量清淨法身。若能直下覷破。不被幻緣所牽。便名觀照般若。倘認作實法。復起貪嗔煩惱。則前因所感之果。又爲後果之因。所以謂之惑業苦三。如惡又聚。今欲頓除三障。圓悟三德。先須皈依。住持三寶。然後一體三寶。自當顯現。應知世間尊像。貝葉荊染。縑流原非心外。

之法。切不可自恃已靈。不求他力。又應知自性三尊。全從事相中表彰躍露。亦不可一往作他求見解而迷却已靈。如此自他不二。生佛同源。念念真明發露。則時時風障自消。然欲向無巴鼻中討個巴鼻。則大悲心呪一章。當知卽是三德秘藏。三寶正印也。專心誦持。名爲顯密圓通。諦信不疑。名爲最初方便。

示王心葵

法華一經。殷勤稱歎方便。解之者曰。方者方法。便者巧用也。須知有世間方便。有出世方便。有出世間上

上方便。有不思議勝妙方便。何謂世間方便。布施愛語。濟難扶傾。孝悌慈仁。禮義忠信是也。何謂出世方便。苦空無常無我。不淨數息。因緣遠離。知足等法門是也。何謂出世上方便。十波羅蜜。四攝。四辯。八萬四千三昧總持等是也。何謂不思議勝異方便。諦信自性之中。實有西方現成佛道之彌陀如來。惟心中實有西方莊嚴之極樂世界。而以深心弘願決志求生。不惟上上方便是其資糧。將出世及世間一切方便。無非往生左券。此是法門中點鐵成金手段。不

歷僧祇頓階不退。故名不思議勝異方便。亦名絕待妙法也。心葵居士急須著眼。慎勿離下學而言上達。則佛道可指掌而談矣。

示張司杓

學道之人。既貴有真實信心。尤貴有丈夫作略。蓋信心不具。則趨向無方。作略不雄。則超拔力怯。今觀司杓居士。秉性淳善。慕道殷勤。誠末世優曇也。但出生死事。良非偶然。論修行之要。則戒定慧三。缺一不可。論生西之津。則信願行三。亦缺一不可。應知如來於

淨信堂初集 卷三
三十一
無量法門。拈出勝異方便。一念橫超。不歷次第。本是希有難解之法。若於事理自他因果之致。不做根源。雖云信心不惑。萬一遇著大帽禪和口頭三昧。將自性惟心等相似玄妙語一番惑亂。脚跟便不穩當。信既可使復疑。願行亦可使退失矣。今欲直階不退。須具丈夫出格志量。向淨土經論中開豁超方眼目。以戒定慧三穿作一串。一念全該。知因中三學。與果上三德。交融互徹。是名真信。以稱性三修嚴法。爾四土是名真行。以隨緣淨業作西逝資糧。是名真願。蓋不

但一心一行。方爲淨土功成。卽舉足下足。無不全具。三無漏學三種資糧也。如此甚深奇特直捷痛快法門。豈悠悠之見所能薦取哉。司杓勉之。

示廣戒侍者法號佛因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是名正因。若非緣了莊嚴。則雖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不覺枉受輪迴。所以世尊垂慈。說教開無量法門。而要其指歸。總不出戒定慧三學。一往爲言。則戒定屬緣慧學爲了。尅實而論。則三學之中。三因圓具。又次第爲言。則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清信堂初集 卷三
三
後後勝前。若推本而論。則戒無定。慧猶尅善果。定慧無戒。必落魔邪。况圓頓法門。一攝一切。定共道共。總名爲戒。豎窮橫徧。海墨難書。修中所具三因。卽是性具。性修不二。故曰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汝名廣戒法號。佛因。惟佛一人持淨戒。以爲標心。受佛戒。卽入佛位。以爲發軔。因該果徹。故稱廣戒。二無差別。故稱佛因也。顧名思義。不負我命名之心。斯不昧汝本有之性矣。

示慧含沙彌

學道之人。第一要克除習氣。習氣不除。終無出生死分。然習氣熏染。本非一朝一夕之故。若不痛加錘撻。何由頓革。是須猛念。身世無常。幻緣虛假。人道難生。佛乘難遇。倘失此一會。不求度脫。千生萬劫。知更何期。便可將是非人我體面。界牆身見。慢慢愛染。情性全體放下。不復踟躇。然後將如來出世要法。徹底承當。愛樂受持。精勤趨向。自然福慧俱得。增長見識。日造深微。而所謂出世要法。實無奇特。正在平常日用之間。切不可離事覓理。捨麤求精。厭動取靜。喜順惡

逆或鑽他故紙認指爲月。或枯守蒲團釘椿挂櫬。此正是近世禪講學人膏肓之疾。乃習氣之最惡毒者。設不深自省察。力加克除。愈趨愈下。無救無歸。設劣有微福。必作魔家眷屬。若萬行復荒。直感三塗劇苦。吾輩無始以來。暗識相傳。長夜不曉。至于今日。偶得人身。不值正法。魔外充斥。無從問津。尚幸善根未絕。獲聞遺教。何容更悠悠視作等閒。致令袈裟下失却人身。是須大慚大愧。甯膽卧薪。一念便應決斷。想道不由別人。人間五十年。四天王一晝夜。眨眼便過。豈

不寒心者哉。慧含機沙彌。出紙索字。予方自悲兼悲一切。胡能作無義味語。只恐愁人莫向無愁說。說向無愁總不知耳。

示定西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夫儒之所謂仁。僅民胞物與而已。儒之所謂遠。僅盡此身命而已。尚非弘毅不可。況學佛人。觀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微塵刹土。不隔毫端。十世古今。不離當念。若非有出格弘毅。豈克承當此事。何謂出格弘毅。求無上道者聲。

聞緣覺及權乘果位猶不足以掛懷何況世間虛名浮利是謂真弘百刳千生不生一念退失之心何況現生而被順逆二境移奪是謂真毅每見今時釋子未曾參禪先圖作宗師未曾聽講先圖作法師未曾受戒先圖作律師設法門中無有出頭一著雖可頓超佛地者亦且掉頭不顧矣嗚呼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本發心時原非爲菩提大道曠刳遠猷故一受戒則兢兢但以衣鉢表相一聽講則孜孜但以消文爲事一參禪則念念但以機鋒爲務乃至或應期或禁

足閉關等種種法門皆是百年中活計人世間公案於本分中事不啻千重萬重矣然斷其過失只是不弘不毅推其病根只是偷心未除彼於微妙佛道僅從經本上依稀聞解未嘗親知灼見終屬半信半疑於眼前活計未嘗諦觀三界空苦無常終覺放他不下雖或學他古人現成語句亦要陵駕佛祖實皆一時高興或是初生牛犢不畏虎或是童豎戲劇自稱爲王爲天等尅實論之總未嘗真正以佛祖自期待也今定西地比丘自出家已後徧遊浙右禪林講席

淨信堂初集 卷三
而能不被習俗所固復從天台皈大和尚如法受具
矢志行之因故鄉親友懇畱住靜掩關復立願專修
大悲三昧日然香炷精求感通匪肯以佛祖自期者
不能發此勝志然語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須到
底惟爲菩提一事決不被名利改節有此真毅乃見
真弘倘得少爲足或遇緣漸變初心仍是因中夾帶
不可不慎思而痛勵也能依此語雖千里之外謂未
曾離依止可矣

示恒心

人我是非本是衆生無始習氣輪迴根本而惟有些
少伶俐之人則習氣尤易熾盛彼不能淡自思惟出
生死事將眼前一點小聰明認作美物不能放下
故二六時中念念只要用他殊不思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一口氣不來時這點聰明伶俐分毫俱用不着
而平日結下人我是非種種身口惡業緊緊隨識受
報果能檢點到此必須痛哭流涕自救不暇又安容
視作等閒耶今常樂沙彌亦知習氣濃厚求良藥于
皈大和尚和尚善能知病識藥應病與藥但肯服之

病無不愈。若仍置不服。非醫咎矣。吾更爲汝下一藥引。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恕己之心恕人。則盡仁。將此二語鏤骨銘心。便可撥轉伶俐機關。正可作本分中用。雖不墮聰黠。而人我是非。不覺應念銷鎔矣。偈曰。人我是非。生死根株。舍之則智。逐之則愚。聰明伶俐。如世間器。善用乃佳。不善斯墜。念念自省。如履如臨。已實未淨。何故他侵。眼前活計。百年剎那。早圖出要。莫更蹉跎。一念因循。千生萬劫。嚼鐵咬釘。始稱豪杰。勉旃勉旃。頓革前愆。良藥不服。畢

竟可憐

示一念

不可不趨向者。中行之道。不可稍夾帶者。鄉愿之心。然狂狷一途。雖似與中行相遠。而實不遠。鄉愿一法。雖似與中行相近。而實天懸。良以學道所最嚴者。在毫釐心術之辨。正不在行履步趨間也。於吾法中。何者爲狂狷。何者爲中行。何者爲鄉愿。所謂創自凡夫。始聞妙法。直下以諸佛自期待。乃至權乘小道。亦所不願。是名真狂。既念念趨向佛乘。則九界事業。皆所

不屑。是名真狷。了達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以心卽佛。故上求佛道。無厭倦想。克與大智相應。以生同佛。故下化衆生。無疲懈想。克與大悲相應。念念悲智隨順。四種悉檀。善能自護。亦善護他。是名真實中行。倘名關未破。利鎖未開。藉言弘法利生。止是眼前活計。一點偷心。萬劫纏繞。假饒透盡千七百公案。講盡三乘十二分教。興崇梵刹。如給孤獨園。廣收徒衆。如無相好佛。無明業識未斷。俱爲自誑自欺。况一知半解。沾沾自足。是卽望鄉。愿爲極果。僅成鄉愿。真因於沙彌。

名義。何啻霄壤。今一念法弟。秉求寂戒。執勞運力。供養三寶。兼于佛法。能知欣慕。殊非貿貿者可比。但須時自省察。二六時中。方寸心地。還是菩提心切。還是體面心重。則中行鄉愿之辨。固可自知。而自擇矣。

示曉存聖天二沙彌

吾輩學道。大似軍陣相戰。不是勝進。便是敗北。萬無究竟兩持之理。然兵家勝負。權在一人。若爲將者。有才有膽。有謀有力。則多多益善。亦可數百精騎。亦可。苟無才無膽。無謀無力。則少衆亦敗。多衆亦敗。何謂。

淨信堂初集 卷三
將才。善能御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者是也。何謂將
膽臨敵。不懼遇難。不驚者是也。何謂將謀。知己知彼。
因人任使者是也。何謂將力。拔山蓋世。無畏無怯者
是也。學道之人亦然。善能調伏六根。使其有力無事。
善識陰界入相。不爲魔境所惑。善知通塞。巧用助道
法品。善能自強。不被五欲八風。愛見煩惱所害。如此
則何惑不破。何習不除。既善自立。便堪安立衆生。同
入正法。倘流俗知見不除。戒波羅蜜不固。既離師友
之側。依然舊日阿蒙。將今夏一番精進。半就唐捐。淡

可惜也。曉存聖天二法弟。尚慎思而篤行之。

示元白

學道之人。第一要真爲生死。第二要具足剛骨。第三
要開發見識。若無真實爲生死心。饒你有志氣。有力
量。只作得世間豪傑。斷不能爲出世聖賢。若無真實
剛骨。饒你要出生死。決被情欲牽去。熟境迷去。利名
移奪去。魔患埋沒去。若無真正見識。饒你怖畏生死。
勇猛直前。必被邪師惡友引誘。輕安少得榮惑。或墮
光影門頭。或坐知見窠臼。乃至或以味禪爲功德。或

以空寂爲家鄉。雖極勝者。亦必流入二乘權曲境界。無由直趨菩提。良由衆生心性。雖與諸佛平等。而無始迷妄。積習深厚。故欲返本歸源。殊非容易。果能一念觀察。世間苦空。無常。無我不淨。下從地獄。上至非非。想天。總非究竟安寧之地。倘不誓求出要。則三界之內。往來流轉。有甚了期。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處茫茫苦海。言之痛心。豈容爲生死之心不切。既是生死心切。視世間一切事。那一件出得生死。那一件稍有真實。便宜痛發省悟。向千纏萬繞中。努力一踢。直

得殺父淫母。咸是他家活計。將無始恩愛。眼前活計。盡情割斷。如悉達太子。初始出家。卽立誓云。設我骸骨枯腐。不盡生老病死之原。終不返還。如此志氣。方不被一切業境奪去。方名具大剛骨。既遠離愛網。專求出要。必應甄別邪正。洞明權實。了悟頓漸。若不遇真實師匠。惟應誦讀大乘。深求至理。不依文解義。不離經穿鑿。法法會歸自己。處處體認心性。自于佛法真宗。漸堪趨入。倘幸而得遇明師良友。不問是聖是凡。但令具足正見。能知如來秘密藏者。卽是可依之

人便可放下身心朝夕承事。不惜體面。不辭勞苦。不畏飢寒。乃至不憝身命。畢生服役。咨稟法要。自然福至。心靈感應交徹。如螟蛉之克肖。如時雨之化生。以得親近善知識。故則能親近最上妙乘。以得習學上乘法。故則能出生廣大圓滿出世智慧。以能出生出世慧。故則能紹繼諸佛命脉。以能續佛慧命。故則能弘誓莊嚴。廣度含識等觀音之慈心。入普賢之願海。證毘盧之法性。合法藏之願輪。一生之中。頓可捨凡入聖。末法之際。能令正法復興。自利則二死之海可

超利他。則五濁之劫可轉。如此之事。雖甚奇特。亦甚平常。何以故。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覺之中。具含始覺功用。始覺一念。全徹本覺真源。迷悟交參。生死之心。自切理欲交戰。剛強之骨。自呈權實相形。超方之見。自露切莫高推聖境。自處凡愚。戀刹那之幻境。忘曠劫之遠猷。如轉輪王。夢作蟻子。甘心碌碌于堦前。似長者子。賃爲客作。無志承當於家業。斯則自暴自棄。非才之罪也。元白乾沙彌。客歲秉十戒于西湖。今復來相訪。叩其律行善能自護。是誠夙具善根。久而

淨信堂初集 卷三
不昧者乃出紙求予一言警策予謂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充元白之操自可紹隆佛種倘僅僅守十戒於故鄉雖畢生不破而不得切磋琢磨聞熏鍛鍊之功止亦是鄉黨自好之人縱非自暴太覺自棄多矣元白其審思而篤行之重說偈曰 佛性衆生性一性無二性迷之沈六道悟之爲三乘迷雖無量惑厭病惟有三一者戀世間不知世間苦二者雖知苦苟且自因循三者雖勇猛得少便爲足以此三病故長夜在生死或復出生死亦墮權小乘我依諸佛語爲

設三妙藥一者怖生死對治根本病念念如救頭莫復存餘想二者奮剛勇降伏愛見魔五欲不能牽八風不能動三者開正見遠離諸邪曲根選擇圓通現生成正覺此三或自具或復藉餘緣惟有明師友名爲真實救策發生死心鍛鍊純剛骨開示真實乘同歸無上道是故古文殊指引叅知識善財能順學一生滿菩提大聖勝芳規本爲我等設若人能習學凡聖本相齊一念自因循塵劫無端隔俄然信得及立地可知歸汝名爲照乾應知乾健意自強能不息元

德乃統天。天地在汝心。萬物汝皆備。妄心中建立。全妄可知真。真妄二俱非。一心絕戲論。悟此真常性。勤行稱性修。修性不相離。斯名正覺印。迷性言修。習修墮有爲功。廢修談法性。自然外道同。是故佛與祖。垂訓咸雙顯。雖或性奪修。而非不修習。雖或不言性。而性在修中。性非修不顯。修非性不立。但以生死心。勇猛不退心。廣大弘遠心。親師習正法。必能親悟入。知我言不誣。曠劫大固緣。莫作容易想。叮嚀此一去。究竟自快之。

書法雨扇頭

悲智相應名菩提心。發此心已。方得無作戒。盡未來際。自利利他。又菩提心者。三心圓具。方稱真因。所謂直心。正念真如。空心。樂集功德。大乘心。直趨極果。是須二六時中。常自省察。念念相應。卽名念念成佛。稍有不便於菩薩戒。得失意罪。豈容世間貪嗔癡誚種種習氣。得以乘間竊發哉。受佛戒卽入佛位。但在慎思而力行之。

書野儀扇頭

淨信堂初集 卷二
伶俐二字。是世間大善。亦是世間大忌。善用之則爲聖。爲賢。不善用之則戕生鑿性。聰明二字。是佛法所忌。亦是佛法所喜。不善用之則返障般若。善用之則裨助智慧。今人將此一番聰明伶俐。向外馳求者。只因不達性具妙理。錯認落葉作黃金。故呶呶咕嚕。直至喪身失命。而忘返。倘一念反求。則本地風光自透。而病魔亦不知其所往矣。

書西瞻扇頭

能生善法。莫如戒律。能成戒行。莫如信心。故曰。信如

水清珠。能清諸濁水。然信心雖發。有三大障。能使退沒。一者嗔恚橫於自他。而生惱害。二者我慢於諸僧寶。而生輕忽。三者懈怠于諸妙法。不肯學習。三法之中。有一于此。決能牽入惡道。忘失信心。幸時自省。察期心先哲。庶不負希有良緣。如法剃度也。

書洞微扇頭

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雖曰初心不能入。然聖賢畢竟是凡夫做。倘高推普賢境界。而不努力。則是自暴自棄。非才之罪也。然欲培植大因。第一要虛心捐

已親近知識。倘自恃資稟。拘囿口耳之學。不向真實
師匠邊討取下落。聞慧既缺。思修安寄。應思人世幻
惑。貶得眼來。已是來生。安得悠悠視作等閒。高明之
士。必能努力加鞭也。

書生忍扇頭

從古大聖大賢。皆從艱難困苦中鍊出。近世密藏禪
師。初薙髮時。紫柏大師謂其福緣未備。宜興復古刹
以助慧輪。故先命之營楞嚴寺。寺成而密公之道亦
成。此真格外爐鞴。非凡情所知也。今生忍開公恰與

密師同名。亦膺智月之任。當知夙有機緣。萬勿錯過。
真正學問。真正佛法。徒欲向黃卷赤牘間求遠之遠
矣。四明座下三年直院。一喝悟入。芳風未墜。深爲生
忍望之。

示費智淵

學道之人。不難于善始而難于善終。不難于努力自
修而難於親近知識。不難於高談名理而難於實踐
躬行。良以從緣發起。則意興偏長。日久歲深。則厭倦
必起。單恃己靈。則錯修多端。尊師取友。則熏習成性。

空談玄妙。畫餅不益飢腸。尅實行持。觸處無非緣了。是以善學道者。先辦一副久遠心腸。始終一致。尅實行持。既思有進無退。必須日近高明。凡二六時中。四威儀內。一舉一動。皆爲無上菩提方便。更不得藉言尚在塵勞。未遑修習。姑俟他日。世緣了畢。一意專修。此卽是自棄自欺。非所稱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學問也。今諦明居士。秉性柔和。信樂佛法。但恐正見未豁。逆境易搖。又恐福運未隆。壽基不固。必須真操實履。勤行方便。尤以放生。寡欲爲切要之務。蓋放生是

長壽之因。寡欲爲養身之道。又放生故能達無緣大慈。寡欲故能成清淨梵行。以此二事。時刻銘心。久久不替。自然成就法種。自利利他。倘熟處不生生處不熟。魚子菴羅花喻。亦可畏也。

示慈門

達磨一宗。是超情離見。迥出格量之法。近世師匠。往往各立門庭。兢生窠臼。或認話頭爲實法。或以棒喝作家風。甚至穿鑿機緣。杜撰公案。謗讟古人。增長戲論。蓋不惟承虛接響。且大類優人俳說。言之可傷思。

之可痛。惟我慙翁大師。具金剛眼鑒時流弊。說方便語。作救病藥。寧註經造論。以觸時諱。終不據曲盪水。弄鬼眼睛。使狂禪得以藉口。噫。此一叟苦心。真大菩薩護法心腸也。慈門開士。侍大師者有年。而末後光明。尤能竭力營辦。當已窺大師之苦心。悟大師之方便。但未審歷游雲門博山之間。果能辨悉淺深分別邪正。俾已躬下事。不被天下老和尚瞞去否也。夫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藥非定藥。病非定病。善用則諸方短處皆成長處。不善用則大師長處亦成短處。故曰

學人須具叅方眼。若眼不明。則才除一病。一病旋生。是須脫去流俗窠臼。的的向自己脚跟下。打透禪。必真禪。教必真教。律必真律。方不負出家初志。不負爲大師親侍也。忝在法屬。寧規無諛。當不以粗鯁罪我。

示紹玄

出家本是大丈夫事。但須具一雙超方眼目。又須具一副純剛骨力。乃堪爲師子兒。良以末法之中。魔強法弱。邪熾正衰。非有超方眼。則不能甄邪正于毫芒。非有純剛骨。則不能破魔軍之密網。是以不惟因地。

海个室夜集 卷三
不真者。有果招紆曲之虞。卽正信出家者。亦有魚子
菴羅花之懼。古人作因果邪正四種料簡。良不誣也。
今紹玄開士。自幼矢志出家。因母命強逼婚娶。正在
妻壯子少之時。母一捐世。遂捨之而入匡山。此其一
段堅固願力。真可追踪往哲。但須念念不忘本因。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鋼骨成也。又開士在俗時。
曾參萬法歸一語。三載不契。今潛心教典。人或謂根
機不利。此殊不然。信行法行。各有夙緣。宗門未必皆
利根。教下未必皆鈍漢。況今時禪道衰替。成魔成外。

者遍於域中。紹公之不契。未必非紹公之福。但教下
人復有大病。所謂說食數寶無益飢貧。依文解義。罔
臻理觀。此則紹公所應痛自努力。以期速超生死。是
名超方眼也。有純鋼之骨。方可開超方之眼。有超方
之眼。方可成純鋼之骨。紹公因中已具此二。惟貴果
上究竟此二。庶不負拚妻棄子。勇往溪山之本志耳。
予念念爲法門求人。兼與公同爲五乳眷屬。遂不覺
言之疊疊。知公必能諒我苦心。躬行實踐。祈爲法門
真知識也。

示彭雙泉

學道之人不可無真實爲生死心。既有爲生死心。不可無具眼叅方之力。既能具眼叅方。不可不及時努力。隨事著眼。從緣薦取。良以吾人本地風光。雖久受沈埋。未嘗不處處迸露。只爲當人眼遲脚慢。錯過多端。若能向塵勞世事中。輕輕覷破。則菩提涅槃。正在煩惱生死中。全身顯現。若能的見菩提涅槃真性。便能稱性起修。將現前舉足動步。無非緣了二修。雖貪嗔煩惱尚可用作佛事。何況布施持戒種種善行。有

何一法不與自性相應耶。但學道者固不可執性廢修。亦不可執修迷性。故必以聞熏之力。助發慧性。慧性開明。自然觸處逢源。不可向他方覓巴鼻也。又復應知所謂不向他覓巴鼻者。非是徒恃已靈。遠離知識。但事心師。不求正法。乃了達自他不二根塵同源。則一切師皆是自心師。一切友皆是自心友。一切經論皆是自心詮註。一切法門皆是自心本具。既自心中之師友。乃至法門。安得不念念叅求。念念習學。念念受持。故今更於緣了二因中。拈出最要二種。以爲

法華堂初集 卷三
三
出生死方便於正因中。拈出最實一事。以爲歸趨之方。何謂最要二種。一者發菩提心。受菩薩戒。二者熾然作福。不惜身家。何謂最實一事。所謂淨土。乃吾人究竟安身立命處也。以二要行趣一實地。隨觀行之深淺。任運淨於四土。若至三惑盡。而二死亡。則與如來同證寂光。上上品也。

示邵伯誠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人皆能言之。而未能審知何者是火宅。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人亦能言之。而未能審

知何者是佛性。夫但思出離三界。而不知直斷其因。是猶避影而奔趨於日中也。但思早成佛道。而不溪觀佛性之義。是猶說食終不療饑也。生死根源。雖多無量。大而爲語不出。愛見二種。愛名鈍使。見名利使。六道四生。無能出其範圍者。出世法門。雖亦無量。大而爲語不出。福慧二嚴。福卽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五種。慧卽是般若波羅蜜也。慧喻如目。福喻如足。有目無足。不能進趨。有足無目。墮坑落壑。目足雙運。入清涼池。又體達三界。見綱當體。卽是智慧光明。

則念念上求福慧深觀三界愛網起於同體大悲則
念念下化衆生上求下化名菩提心發此勝心卽是
福慧之本熾然修行六度以滿足之復懼娑婆障緣
漏厚切心回向淨土見佛授記還度羣迷是名直捷
穩當法門

又

梵網經云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性位同大覺已真
是諸佛子當知此一大事殊非小緣須諦信諸佛是
已成之佛自己是當成之佛從此之後言佛之言行

佛之行心佛之心則三世諸佛本自與我一體一相
一用如或不然則菩薩二字有名無義羊質虎皮亦
可懼也大凡人有二患進銳者慮其退速穩重者懼
其不前離此二途任之以弘而貞之以毅雖塵沙大
劫不難彈指直過此尤須見得徹自然守得定故曰
明人忍慧強能持如是法今欲見徹此事不得鑽他
故紙徒事口耳亦不得無聞暗證固守枯禪當向萬
行門中透出并從明師良友大爐鞴中鍊過庶幾目
足並運安穩入清涼池矣

淨信堂秘集 卷三
示象巖

出生死有一種法名爲直心。亦名信心。增長生死有二種法。膽大者欺心。膽小者偷心。夫三乘出要。雖則不同。六度萬行。則皆缺一不可。但具一正直出生死心。便能信法。信人。信已。法有三種。如來所謂出家三種事業是也。坐禪讀誦。營衆福業。隨修一種。皆能超生脫死。成就菩提。不善修之。皆足增長繫縛。坐禪則有暗證之失。無聞之禍。讀誦則有說食數寶之譏。天鳥泥輓之報。營事則有錯因昧果之愆。火枷地獄之

苦。又此三事。修必隨機。藥病不投。徒增冗結。或一門到底。或展轉助成。自己既無道眼。必須諦信知識善友言教。如重病者。須信良醫。若自信已意。應服者不服。應忌者不忌。雖小小疾病。尚可致死。況無始痼疾。寧能有瘳。故既信法。必須信人。具縛凡夫。能知如來秘密之藏。雖是肉眼。名爲佛眼的。的可信。不待真佛菩薩現身而後信也。若於凡夫菩薩尚信不及。設遇真佛菩薩。去汝境界益遠。益復驚疑不信矣。或遇魔所攝持之人。順汝生死情見。逗汝狹陋淺小之機。而

有魔福魔黨之所助成。則汝必將反信之矣。豈不險哉。所謂信已者。則是諦信心性之理。與佛無異。迷之有九界差別。悟之則十界同真。切莫高推聖境。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惟是聖賢境界。而甘心且作下愚。若有此一念自恕之心。恒沙諸佛出世。決定救你不得。何謂欺心。卽是今時喪心病狂的無恥禪和。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承虛接響。竊掠古人現成大話。當作自己門庭。聽其言語高超。佛祖之先。稽其行履。尚落狗彘之下者也。何謂偷心。卽是一輩怯弱之人。雖具

半點學好念頭。無奈信法不及。信人不及。信已不及。無始我相習氣放不下。名利關鎖打不開。希望于佛法中討一適性便宜的路頭。不肯徹底向一門中透去。於是禪不禪。教不教。律不律。行門不行門。依稀彷彿。將就苟且。遇著不知的人。則件件在行。遇著作家。則面面相覷。如此混過一生。毫無真實利益。百千萬劫。依然還在生死窠臼。有甚了期。所以當今之世。佛法名雖大盛。實則大壞。以正法之眼。已滅。徒有門庭施設故也。若欲的確。確求出生死。求證菩提。先將

淨信堂初集 卷三
近時禪講流弊盡情識破將自己從來杜撰主意盡情放捨將生平軟煖習氣盡情打掃乾淨將夢幻身命盡情拚得拋得將種種惡逆境界盡情看作真實受益之處如松柏必藉霜雪如寶劍必藉磨礪如攻玉必藉他山之石如種植必藉糞穢將名利聲色飲食衣服讚譽供養種種順情境界盡情看作毒藥毒箭決定埋沒人志氣移奪人精神破壞人操守增長人習氣能作如此降伏煩惱則不坐一炷香不看一句經敢保出生死有分倘不向痛處加拶直欲向佛

法邊起見假饒坐斷八萬四千劫通盡三藏十二部經只好向平常無事中過日子一遇順緣依舊牽去一遇逆緣依舊打失一不覺察依舊落在無記如何出得生死到得西方成得無上菩提汝試二六時中微細自檢自察此種好佛法心此種好佛法解路當好衣美食時還親切否當無明煩惱時還記得否古人云日中作得十分主夢中止作得一分主夢中作得十分主死時止作得一分主今白日浩浩尚且作主不來何況生死到前汝莫謂白日作不得主止因

不知佛法。我今苦學不休。自然漸漸得力。頗見世間大學問大聰辯人。依然只是凡夫。良以做學問時。元不與生死心相應故也。所以圓覺經云。末世衆生。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但當精勤降伏煩惱。須知坐禪讀誦。與作福事。皆可增長我見。亦皆可降伏煩惱。事非一向。但貴諦審自己根性。于三事中。何事最切近。何事最對病根。何事最可方便。作剋除習氣良藥。今在汝。惟有營福一事爲便。何以知之。數年作學問而不成。一旦願齋僧而已就。此便是夙緣有在。

又身見最重者。宜以苦行消之。貪愛力強者。宜以苦境鍊之。人我山高者。宜以逆緣挫之。體面心重者。宜以忍辱治之。只須一心一意。向此門中。打箇透徹。他年心花發明。焰十方刹。自能游戲百千三昧。通達無量法門。較諸枯守蒲團。唧唧章句者。不可同劫語也。楊岐十載打塵勞。古德芳風。于今未墜。急須以直心行去。始得更欲之乎者也。總是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矣。勉之。

示周洽號法幢

經云譬如無價摩尼寶珠不遇識者僅買一衣一食若十種瑩治置于高幢之上能雨滿閭浮提娛樂之具吾人本性亦爾凡夫迷之而沉淪苦海二乘昧之僅得偏真涅槃一解脫味若人夙具善根得聞圓頓真實教法稱性起修以修顯性則能自度度他徧拔一切衆生苦徧與一切衆生樂當知皆是性具功德非強爲也有禪友名曰周洽別號法幢謂如法建立高幢庶得稱摩尼雨寶之性而寰宇悉皆充洽倘不秉圓頓教作稱性觀何以副斯名斯義我願禪友乘

此壯年銳志敏質英才努力自勉他年重興教觀紹佛祖慧命端有望焉

示韞之

出家固爲大丈夫事而討究佛法尤爲出家第一要務故曰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佛尚以法爲師况佛之弟子能不重法雖勝義法性貴在親證倘非黃卷赤牘作標月指開示真實修行出要何由得證法性試觀佛未出世時一切外道亦各以信心出家求出生死只因不知正法求昇反墜自佛日高炤長夜方開

淨信堂集 卷三
今雖示滅賴迦葉尊者徹底悲心結集三藏留之後
人依而行之可出生死倘不留心教法假饒勇猛精
進決定成魔成外所以脇尊者八十出家尚須晝觀
三藏夜習禪思乃克有濟有云年少力強宜習教典
年衰力弱只堪念佛誤之誤矣豈年少便不必念佛
老來便不可習教將謂如來教法僅同舉子業博名
利于半生者乎一歷耳根永爲道種大士所以捨全
身而求半偈也今佛法流布人皆視作等閒殊不知
恒沙世界無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聞何容當面

錯過入寶山而空手回也願高明者急取摩尼以自
贍矣

示閱藏四則爲慧幢徹因二比丘說

一須體如來說法本意祇要吾人超生脫死非爲吾
人口耳活計每看一經必須句句消歸自心法法如
說修行方不受說食數寶之誚

一學問之道貴在下學上達所以如來施教必有次
第今人空腹高心但圖圓頓之名無力飲河詎能吞
海必須先閱律藏稔知佛世芳規深練爲僧要務次

淨信堂初集 卷三
閱四阿含經了悟正因緣境以爲圓妙三觀之本次
乃留心台教深知如來說法所以然之妙及四悉檀
巧被之致然後將此法界是鑰徧開不思議經論之
鎖勢如破竹矣

一閱律首四分次僧祇次十誦次根本次五分次及
善見毘尼母等其中諸家傳受不同各有源委各有
線索須細尋之無執一非餘亦無猶豫兩楹貴在得
意善用大意已如問辯所明不妨已精益求精莫
謂此小乘法不足久久留心當捨之而別叅上乘是

則末世癡人邪慢惡見牽人墮於惡道深坑不可信
也

一凡閱大小乘經律論雖字字明珠言言見識或各
就自己習氣所重對治所宜或隨時流弊不同救拯
有異不妨摘出要語期於自利利他如雪山之草無
非是藥採之者期於對病如寶山之內無非是寶取
之者先擇摩尼只此現成抄錄足驗當人手眼吾雖
往溪山尚未卽死猶將觀焉

淨信堂初集卷三

助刻姓氏

孫國光二兩 范淨達一兩 周淮一兩

錢溶一兩 陳太階五錢 蘇真賢五錢

張定賢五錢 薛蛟旺三錢 馬繼瑞三錢

祖堂修如勸募

淨信堂初集卷四

萬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果海錄

答問

答卓左車彌陀疏鈔二十四問

原問附

問曰華嚴會中二乘如盲如聾然亦兼攝聲聞以包含無量乘故此經雖云二乘種不生乃所宣道品大小互通正與華嚴四聖諦品不異故有生彼經却方證小果者如大智度論言彌陀亦以三乘度生自應二藏五教總攝何云不攝小乘且既通

淨信堂初集 卷四
雜華復不能通雜華所攝無量乘耶。答曰。華嚴乃根本法輪攝一切乘。故清涼獨判爲圓。謂其統該前四圓融無礙故也。今疏主判經旣云頓教所攝。以頓通圓非以圓攝頓。自與華嚴有別。若夫所宣道品。乃卽小成。太不類阿含。所證小果。乃暫有終無。非同定性。謂不互攝亦奚不可。至於稱性而談。則一句彌陀橫羅諸教。圓契五宗。卽謂全體華嚴。全攝諸乘。可也。圓人受法。無法不圓。法旣稱圓。何乘不備。豈得以辭而害意哉。

問。餘門學道。名豎出三界。念佛往生。名橫出三界。所謂餘門。正指教中觀行。故叅禪稱爲別傳。淨土亦云徑路。皆以超越觀行故。今云觀卽是念念卽是觀。直以台觀當之。不反鈍置念佛耶。

答曰。淨土所以名橫出三界者。以凡聖同居淨土。帶惑得生。非同諸餘法門。必須斷惑。蓋是如來不可思議攝受之力也。教中觀行。亦非一等。有析空體。空次第。一心之不同。謂前三種爲豎出三界。則可。謂至圓至頓。非橫非豎之一心三觀。亦爲豎出可乎。況十六

淨信堂初集 卷四
觀經以如來勝異方便攝衆生性具觀門。宗旨既是一心。歸趣又皆淨土。觀念相卽。何名鈍置。疏王本意。但辯持名不惟散善。非謂妙觀便不捷徑也。若夫別傳之旨。尤不容乘言滯句。末法之中。有名無義果。令四教不收。使成離經魔說。烏在其爲超越也。

問。觀經疏以十六觀通三諦。今以此經旁通觀經。則入台觀門庭。以此經分屬圓教。則入事事無礙法界。然台宗以圓教獨歸法華。而第四法界。惟華嚴有之。未知台宗三觀得攝法界觀否。此天台賢

首差別處。若爲會同

答曰。華嚴法界生佛同源。以收機不盡。不免現權隱實。則阿含乃至涅槃皆華嚴之闡外。所以驅率土而盡令其臣服者也。法華實相本迹同印。以說時未至。不免爲實施權。則般若乃至華嚴皆法華之前茅。所以會華夷而同令其執玉者也。故一名從本垂末。一名攝末歸本。四法界三妙觀皆可盡攝。一代時教。有何軒輊。彌陀一經。旣與四法界通。豈與三妙觀隔。若非一心三觀。何得事事無礙。若非事事無礙。何名一

心三觀天台賢首未必差別自是學人不善會耳

問合論判彌陀淨土是權非實淨名惟心淨土是實淨土然淨名言菩薩成佛時衆生來生其國是明言攝受衆生死此生彼之事與彌陀無二無別正指往生事相論中何以分作兩概疏言此指事一心者豈事一心便不名惟心耶

答曰惟心之義該一切法若權若實若事若理總屬一心離實無權如離形無影離事無理如離波無水合論以彌陀淨土爲權者謂所攝衆生不必斷惑但

以淨念之力得生同居淨土便出苦輪乃如來權巧之力非謂法藏四十八願莊嚴淨土亦是權非實也淨名心淨土淨正同法藏往因至于菩薩成佛衆生來生何妨從實垂權若念佛之人果能因事入理便可通前三土又何妨卽權卽實故知權實雖分而不分事理雖二而不二豈悖惟心之旨耶

問觀雖十六言佛便周如經所言觀佛身故亦見佛心觀佛身者從一相好入則眉間白毫可攝諸相何故慈雲但教人作蓮花開合想鈔中亦止通

淨信堂初集 卷四
普觀爲助因耶

答曰。念佛觀佛歸趣同而入門異。初心行人雜則不成三昧。故或但觀一白毫相便能攝諸相好。或惟稱萬德洪名。便爲多種善根。至于蓮花托質。乃行人本所要心。雖曰助因實爲歸趣。故謂特宜知此。然正助兼修本無定法。如行舟者順風則揚帆逆風則扯繹。乃至或撐篙或搖櫓。各隨其便可也。

問。此經言衆生生者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大本乃言。生彼國者皆當一生遂補佛處。皆當之義不止

多有。然則中下胎生等。皆是補處。皆爲等覺菩薩耶。

答曰。多有一生補處者。指現在上善之多也。皆當一生遂補佛處者。謂彼國衆生壽命無量。生彼國時任意修行。直至成佛不須更歷生死也。豈必中下品生便爲等覺。

問。單念佛人不修助因。所謂但得本莫愁末。故云不修餘行得波羅蜜。亦云卽是多善多福。乃諸佛以萬行因花莊嚴法身。今念佛所證止可云素法。

淨信堂初集 卷四
身抑已具足萬行莊嚴耶

答曰。三身本是一體。若獲法身。則全性起修。全修卽性。萬行因華。任運具足。故曰。但得本。莫愁末。又曰。先悟毘盧性海。後修普賢行門。以普賢行門。不在性海外故。是以初心行人。不修餘行。則三昧易成。三昧旣成。則三因圓顯。豈有已證法身。而莊嚴終缺。亦何須未證法身。而預恐其不具足耶。然修三昧者。或一門深入。或餘行助成。如上行舟之喻。又未可執一論也。一行三昧。一卽是多。萬善同歸。多卽是一。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

問。宗門教人參念佛的是誰。似與別則公案無二。未嘗回向西方。鈔云。體究念佛與尊宿教人舉話頭下疑情意極相似。此只相似。還是直參誰字。教分四種念佛。未列體究一門。今以攝持名中。却似經文本無此意。不應以此入淨業門庭。若謂參此話頭。悟則心開。不悟亦不失往生。此爲禪宗畱一退步。正墮偷心耳。若謂此疑不破。便不得生。是反不如一直念去。不起疑情者。雖不開悟。尚得往生。

淨信堂文集 卷四
也乃智徹禪師直以此作淨土正行。慈昭天奇毒
峰皆教人參究念佛。此諸師又何所本耶。雲棲若
祖諸師疏鈔何不直拈誰字。若只相似又更有差
別否。其相似不全是處。何不道破。

答曰。念佛是誰。本是宗門追授語。後世祖師收入淨
業。蓋是善權方便。欲顯淨土。可以攝禪。救有禪而無
淨土之病也。鈔云。體究與下疑情極相似者。舉話頭
人。但以參悟爲主。未必回向西方。修淨業人。則以持
名爲主。不妨隨卽究理。是用功同而宗趣不同。所以

僅曰相似。又單提話頭者。貴在躡直追窮。體究念佛
者。必須連舉佛號。是參情同而入手不同。所以僅曰
相似也。又復教分四種念佛。雖未列體究一門。而未
嘗不攝在實相。如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則知向蘊
界處入推窮。而云誰是佛者。卽觀佛實相也。今向正
念佛時體究。而云念是誰者。卽觀身實相也。故曰持
名雖在初門。實前徹于後。後以理一心。卽實相故。
是知疏主之意的。以實相爲指歸。而卽以持名通實
相矣。又復悟則心開。固是淨業門中慶快。不悟不失

淨信堂初集 卷四
往生亦是淨業門中本期。非是禪宗退步也。設在禪門。以悟爲則。以淨土爲歸。亦非偷心。若夫念不猛。念不力。參既未能融二非二。又未肯捨一就一。志圖坐收淨土之益。又不失禪客之名。是則真偷心耳。夫一得往生。永超三界。獲果既太。植種宜淺。信願行三。缺一不可。若信願爲前導。則直念苦參。無非正行。若參念不猛。力則淨信淨願。亦屬虛名。況學道之人。著手便判。有疑則參。雖欲罷而不能。無疑則念。雖欲起而何自。而乃欲較量于得生不得生之果。以商決我

起疑不起疑之因。豈非生死心不切。而倣倖以冀功者與。

問。一切國土。惟想所持。故以淨想換却妄想。如子憶母。必善想容儀。歷歷可觀。今持名一門。但令念聲相續。不取相貌。只與讀誦無二。心易馳散。故稱名方便。或依出入諸息。以爲藉氣束心。乃禪經中攝心調息諸法。似屬小乘。未爲第一義諦。將非大心。凡夫所當行持耶。

答曰。子之憶母。或善想容儀。或呼號血淚。觀經云。彼

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教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夫三界之中。無非剝苦。何止臨命終時。但以畏苦心哀呼求救。則馳散何從。否則攝心調息。諸法亦自不惡。圓人受法。無法不圓。豈有定屬小乘者耶。况大心凡夫。有名無義。正恐未必勝小乘耳。問。大本云。若有衆生發一念心。念無量壽。定生彼國。疏中尅期止及十念而不及一念何耶。又念性剎那生滅。此經七日定力乃生。則未得禪定者無分。若此一念。如一稱成。佛釋作皈命一心。則大本

不應繫十念之後。若止如經文作一念喜愛之心。則與他經言不動如來佛剎。不以愛戀之心。遂得往生者。難易不同。此則全無定力。亦得往生。其勝方便。又當超越小本耶。

答曰。按寶王論。利根之士。元只一念往生。鈍根之人。臨終十念脫苦。所云一念者。卽一心不亂之一念也。所云十念者。以苦逼不遑念佛故。但稱名令聲不絕。如是至心具足十念。罪滅功成。以垂死之人。得值善友耳。聽佛名。心怖惡道。境勝心猛。不同散善故也。然

則十念得生究竟亦惟一念。七日不亂究竟亦惟一
念。乃至十日。七七日。九十日等。究竟亦惟一念。此一
念者。斷非剎那生滅之散心。亦不必四梵四空之禪
定。至於一念喜愛之心。卽是清淨樂欲。含攝亦深。若
阿闍經所謂喜戀之心。本指欲染。未可執文而難義
也。

問此七日。若平時姑置待臨終方念。已爲天如所
呵。今旣屬平時者。爲是七日之後。盡此形壽。更不
復亂耶。爲復此後。雖亂終得往生耶。若永不復亂

不應止名七日。若更亂者。則已經退轉。何能感佛
現前。

答曰。嗜欲深者。天機必淺。淨功勝者。穢想必羸。果能
一心不亂。則七日之後。豈應全散。顏子三月不違仁。
豈三月後便違仁耶。若乃愛緣紛擾。前引後牽。而擬
欲邀功七日。以自寬心。如措大博一第後。便拋舉業。
正恐七十日。七百日。亦未能一心不亂耳。

問。一心稱名。有事有理。此語本出。台觀鈔中。亦名
理。一心爲觀。力成就。則體完全屬觀門。但前言妙

觀難成故顯持名殊勝。今乃復通觀法。仍是定觀勝於持名矣。若云叅誰字是體究。則又全屬宗門。且當叅話時。不應有如智不二。寂照難思等幾許理路可傍。未免兩處負墮義云何通。

答曰。事理二途。混不得。分不開。疏主雖一往以稱名爲事。持體究爲理。持仍云機亦互通。不必疑阻。謂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則事持而能成就理一心也。又謂體究之極。於自本心忽然契合。名理一心。則未契合時。體究無間。雖名究理。豈非事功。然體究一門。正與

近時禪宗相合。實與台宗妙觀不同。台觀以圓解了之後。全性起修。故隨舉一觀。無非不思議境。體究以未明心性之時。鞠其根源。故審察功極。始能忽然契合。契合之後。方達如智不二。寂照一心。方與台宗圓解契合。非謂正叅話時。便有理路可傍也。初心學人。理路既未精通。又不可彷彿相傍。所謂心麤境細。妙觀難成者。以此。

問。一部疏鈔大意。全重理持。則所明持法。最爲要害。今既是持名復云理觀。既是理觀復拈話頭。禪

淨止觀。二法混淆。雖復義理圓融。而行人念不歸一。將何爲宗。此與一門深入專修無間之旨。何復不侔。

答曰。疏主雖重理持。蓋欲卽事入理。非欲以理奪事。當知持名是正行。理觀是所通話頭。是持名之轉局也。到家之後。一切卽一。入門之時。一卽一切。專修無間。責在人而不在法矣。復次通序大意中云。著事而念能相繼。不虛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則亦未嘗專重理持。所以處處明理持者。直

恐狂罔禪和。謗淨土爲凡愚之行。故明法門雖一。深淺由人。後裔無知。反執理而輕事。落空之禍。誰代受之。

問。疏言一心。卽達磨直指之禪。又云。六祖斥無乃門庭施設不同。假使纔弘直指。復讚西方。則直指之意。終無由明。旣言卽是直指。復云爲門不同。是少林與曹溪亦復不同耶。

答曰。佛語心爲宗。心地法門。包含無際。或時建立一切法。而建立不外一心。或時泯絕一切法。而泯絕亦

淨信堂文集 卷四
不外一心。或時雙遮。或時雙照。或遮照同時而總亦不外一心。故門庭施設不同。而一心指歸不異。今言一心卽直指之禪。蓋言其指歸也。六祖斥無乃一期應機之語。在彼一時。非此則直指之意不明。非謂但是宗門。便須撥淨土也。永明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中峰云。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豈以讚西方而直指之意。便不明耶。宗門本無實法。若言六祖定作是語。幸莫謗六祖好。

問。疏指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屬

理一心。若事一心者。多念止滅。少愆。乃又引佛名經言。一聞佛名。滅無量劫生死之罪。釋云。一聞則不待憶念。無量則不但八十億劫。然則何必獨指理一心也。覺于此中。自相違礙。又此經亦言。聞經聞名。皆得不退。則一切等閒。發願散亂。稱名者。咸不退耶。

答曰。觀經云。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

十億劫生死之罪。乃至卽得往生極樂世界。蓋由怖
苦心切。善友緣強。一念猛利。超過百年悠悠。非必有
究理之行。疏主判屬理一心者。或謂彼之猛利。勝於
尋常事持。亦是意圓語滯耳。若佛名經中所言。則以
彼佛具無量威德願力。故聞者獲如是益聞而不信
者。亦復獲無量罪。要非少善根福德衆生所能得聞
也。至于等閒發願散亂稱名。彼無臨終之猛利功用
亦有差殊。所云不退。原不一等。隨聞隨證者。則有位
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之不同。僅歷耳根者。則如食少

金剛究竟不消。亦可名爲遠因終不退耳。

問。棗柏言華嚴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薩境界。何故
華嚴長子。乃以十願導歸極樂。如生公說。闡提有
佛性。則後出涅槃爲證。今行願全與棗柏不符。則
一論宗旨。竟將安歸。乃雲棲但拈出導歸之文。亦
不能折棗柏之誤。當知棗柏未易輕詆。今和會兩
義。其說云何。

答曰。淨土一門。豎該橫徧。寂光則惟佛所居。實報則
法身大士所居。方便則三乘權位所居。同居則凡夫

淨信堂文集 卷四
皆得與會。今合論言往生菩薩者蓋指大心凡夫或是回心羅漢。出此五濁惡世。生於同居方便二淨土中。未悟毘盧性海。未入因陀羅網法界故也。普賢十願導歸極樂。正屬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徹果徹因。通凡通聖。聖則全法界而入一塵。凡則從一塵而通法界。棗柏但言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薩境界。不謂往生誓願非一乘大道所攝之法門也。若云華藏大而極樂小。大小之見未亡。未夢華嚴法界在。

問。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則一心者自制心始。此中

自當發慧。所謂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也。天台念佛五門次第。亦復如是。今以事持屬定門。攝理持屬慧門。攝而云事持未能破妄利根。徑就理持。將慧不由定。一切理路通明。便可當覺路耶。

答曰。三無漏學。次第相生。前不具後。後必具前。故事一心時屬定門。攝理一心時屬慧門。攝所謂理一心者。乃雙指體究。忽然契合。及念佛自得心開之境界也。又謂利根。竟就理持者。雖體究無間時。便可名事一心。亦有定力。而重在悟理。不重除散。故屬慧門。如

淨信堂初集 卷四
大慧所云先慧後定者是也。若細判之。則定慧二門各有利鈍疏主蓋略而未言耳。

問諸經多言念佛行人。現前見佛。如遠公三觀聖相等。所謂能念佛人。佛住其頂。古德教人決志求驗。正在平時。今經止言臨終佛現。豈七日功成未能現見。僅感臨終耶。抑必現前見已。然後臨終得見耶。

答曰。行人見佛。隨淨業之淺深。或現前便見。或臨終方見。此經但說臨終者。義重往生。文多隱略故也。今

只向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處。努力加鞭。設得現前見佛。尤爲穩當。縱或一時未見。而信願行三。既得成就。往生自可無疑。慎勿生退息心也。

問往生菩薩。心不顛倒。故能預知時至。正與本願相應。然則坐脫立亡。庶幾去住自由。能識死從何去者。何爲古宿全不以此勘驗。至云死時何苦欲先知耶。

答曰。宗門古宿。祇貴開人眼目。故與奪隨機。無有死法。然但云死時何苦欲先知。非禁其任運先知也。雖

淨信堂文集 卷四
不貴預知時至非許其心有顛倒也。心不顛倒則不必欲先知而無不先知者矣。

問觀經十念論明臨終心力猛利能勝終身行力乃大本十念不言臨終。此與觀經爲同爲別。若此七日不必定是臨終。則此十念亦屬平時。既非最後大心何能化往。寶王論反以一念爲正是義何居。

答曰。按大本法藏願云。若有衆生欲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觀至心信樂四字。

何等深切。雖不必在臨終實與觀經臨終之人同一猛利。又後世祖師因立晨朝十念行門。畢生不缺亦得往生。以有恒心故也。寶王論一念之義已在前第十答中。

問觀音勢至同侍彌陀爲西方三聖。觀音反聞自性與今持名一心總以音聞爲教體。正應同屬耳根圓通。又文殊亦發願往生。何反揀去勢至鈔言耳根不攝念佛。念佛能攝耳根。是勢至能攝觀音而觀音不攝勢至。將持名不屬音聞而觀音不補。

彌陀爲安養教主耶

答曰法無優劣機有抑揚如華嚴獨宗普賢非爲鈍置觀音則楞嚴獨選觀音亦豈鈍置勢至須知觀音於六根中從耳根入勢至於七大中從根大入論入門則耳根於此方獨利論收機則淨念與三根普通然則文殊自選耳根雲棲自揚淨念有何不可又復圓解之人門門透徹法法貫通耳根淨念無不互攝互融初機之人耳惟一根念乃都攝雖謂念佛能攝耳根耳根不攝念佛亦可若夫觀音勢至旣皆補處

大士豈猶住在方便門中而亦以攝與不攝爲難耶問世尊言諸修行人用攀緣心爲自性者猶如煮沙欲成嘉饌今此念佛心是攀緣心耶非攀緣心耶若用攀緣心者一切覺觀思惟皆是生死根本若非攀緣心者何言念性生滅因果殊感若云此生滅心卽不生滅心者何云煮沙此與波水之肯當自不倫波卽是水砂非是饌大覺立喻應不雷同乃法華所云若人散亂心一稱南無佛南能所云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者又非卽用此生滅

心耶。答曰。修行人錯處不在用攀緣心。錯在以之爲自性耳。以爲自性。所謂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也。便成砂饌之喻。識得攀緣心本無自性。則能用攀緣心而不被攀緣心用。故曰。家賊難防。時如何識得。不爲怨。便合波水之旨。况勢至一門。本屬根大。意根爲主。五根從之。故曰。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意根卽第七識。以七識無始時來。但知念念執我。今以妙觀察智之力。令其直下念佛。猶之以甜瓜而換苦瓠。又非尋常攀緣

心可比。夫尋常眼識緣色耳識緣聲。乃至意識緣法。皆是順生死法。今念佛時。佛非色非非色非聲非非聲。乃至香味觸法亦復如是。超世間法。離語言道。但可淨念憶持。原非情量所行境界。豈可謂念佛心是攀緣耶。卽謂念佛是攀緣心。而以彼攀緣六塵增長生死者。轉而攀緣慈父。永脫苦輪。亦自不惡。安得一槩論耶。若所謂念性生滅因果殊感者。本是揀機。何嘗揀法。祇論娑婆根性。唯耳根易顯。圓常彼念性。猶屬生滅。非謂已悟如來藏性之人。念性終不入於圓

通法界也。末世學人鮮登圓解耳。根入道亦甚難言。若不能向佛頂前四卷中痛思深義窮源徹底。則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工夫畢竟如何理會。圓頓法門非小根劣智所能擬議。何異無米索炊。盡空成繪也。固不若因果殊感者尚有心開之日耳。

問。經末先言不退後云往生。正以現生取辦超乎餘教。鈔中反開少壽多障不克往生一路。云於來世得生此墮慈照所云其人自不知我當生淨土。却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乃引禪門才出頭來。

現成受用語爲證。則何以永明揀去有禪無淨土一流明淨業之諦。當於宗門耶。

答曰。真念佛人。決無不生淨土者。真受持是經人。決無退轉菩提者。第恐少根少福之人。障深慧淺。或發心念佛而未獲功効。不歸罪於工力之淺薄。而反疑佛法無靈驗。故引梵網增益受戒及宗門才出頭來等語。勸人少多皆種善根。亦萬不得已之苦心。非爲左袒有禪無淨者也。

問。準提密圓與華嚴顯圓並屬第一。疏云。持名功

德猶勝準提。今念佛人盡此報身方得往生。所證極果僅在上品。何以不如準提所開不轉肉身便得往詣十方淨土。只於此生證得佛果耶。

答曰。顯教密教無不通因。貫果該始徹終。所以極準提之神力能使不轉肉身便得往詣十方淨土。而不必持者皆能爾也。故禳災祈願等亦隨人所用不同。若夫念佛三昧亦云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夫現前見佛豈待報終。此經謂發願者聞經者皆得不退于無上菩提。觀經謂無量壽佛化身無數與觀世音及大

勢至常來至此行人之所。又謂見無量壽佛者。卽見十方無量諸佛。以見諸佛故名念佛三昧。同彼華嚴德雲比丘所示念佛法門。何常不至廣至大至圓至頓。祇因鈍根未能證極妄謂佛法不無淺深耳。今欲獨顯此門之勝。令衆生深信深解專心趣入。理應揀去餘門。亦猶楞嚴選圓通意也。疏主老婆心切。如此殷勤勸勉。而知之弗行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續答卓居士十問

原問附

答語得未曾有。自是法門一種快書。向恐禪師疲

於酬對刪去十則。今見來答如雲興瓶瀉復致前問。乞卽賜答以成全書。知明鏡不疲于屢照耳。問。叅究念佛一門。本是主張淨土。亦復攝入宗門。以爲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必從叅究而得。故然。一代時教皆屬他寶。云何禪門公案。使屬家珍。饒伊通徹三藏十二部。難免閻老鐵棒。云何看破一則公案。便可喚釋迦老子。與吾洗脚耶。若云禪是教之綱領。何故世尊不說。留至後代宣揚。若云經文亦可叅究。又何用勞他一千七百則爲耶。今叅話

一節。不獨迦文未常拈示。亦且西來無此法門。向謂門庭旣熟。便成窠臼。故後來諸師換此一法。今叅話亦成熟路。不妨更換一法。如何

答曰。向上一著。千聖不傳。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沆理佛祖。况可云必從叅究得耶。叅究之說。亦是一種方便。本無實法。綴係于人。故古人稱話頭爲敲門瓦子。何嘗以公案作家珍。苟昧綱宗。死在句下。謂叅話方能悟道。病叅話亦成門庭。皆益戲談。何關宗教。若是舉一明三。自機銖兩者。隨拈一法。透一切

法盡屬家珍誰爲他寶。若是緣木求魚守株待兔者。三藏十二部固是拭瘡疣紙。千七百則公案亦是陳腐葛藤。法無得失。得失在人。不見道。宗者佛心教者佛語。宗者無言之教。教者有言之宗。然則但當因言會心。何得迷心逐語。果能契悟心源。方知一切佛祖皆無一法與人。將以何法換去。何法耶。

問。料揀中雖有諸過亦名爲器者。如經所言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然旣五逆往生。世尊何不能滅定業。若一切諸過皆得借此名器。寧不入地獄。

如箭

答曰。千年闇室一燈能破。諸過在于聞法之先。深悔發於造業之後。懺力旣殷。業便無定。世尊不能滅定業。非禁人之自轉業也。若習聞佛法。尚不革心。是名抱石投淵。雖近船邊何濟。

問。涅槃法師旣於禪觀得見寶舫。止因未誦彌陀。不得附載。乃法華云。聞此經典。如說修行。命終卽往生安樂世界。一則必待受持。一則不煩專念。豈法華涅槃有勝劣耶。

答曰。淨土一門。願爲前導。涅槃法師雖有禪觀。未誦彌陀。當是平日願樂不深。故不能附載寶觚耳。法華謂聞此經典。如說修行。命終往生安樂。是世尊直以法華爲蓮邦左券矣。旣稱如說修行。便具深心願樂。專念法華者。卽爲專念淨土。猶觀經所謂持是經者。卽爲持無量壽佛名也。非法華涅槃有優劣也。

問。下品鐵蓮。未見佛說。鈔以七寶四色所攝。應無鐵蓮爲據。然後文言淨土寶具無量寶蓮華。寶具無量色。如大本青白玄黃朱紫已成六色。而七寶

中。應無玄紫。則玄色所攝。反成彼義矣。復次蓮分九品。色有高下否。經文青色居首。而上品金蓮。當是黃色耶。昔人方欲揀取金蓮。則蓮花色像。所應委明。

答曰。觀經下品下生章云。命終之時。見金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安有鐵蓮之說。經中一往且列四色。鈔中隨文用攝七寶。實非僅七色非止四。而鐵不是寶也。青黃赤白順次成文。未必分高分下。九品蓮華。依正必應相稱。如初地百葉。二地千葉等。可以例知。

誓取金蓮求之于已豈揀之於花則淨業淺深所應
自考委明色像未爲急務

問蓮分九品又別人天爲是人天錯居爲是天上
人間各分九品彼佛浴池及菩薩聲聞爲居天上
爲在人間若皆居天上則黃金地上非彼境界若
居地上將優品盡居人間末品反生天上旣欲注
想彼境當令依正條然

答曰此界六道昇沉苦樂迥異淨土惟天人衆純樂
無殊法華授記中亦言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豈極樂

國土天人顧迢絕耶九品往生原未常判定是人
天或天人皆是九蓮化生名異實同亦未可知或人
則此土胎獄彼土蓮華天則此土尚自化生彼土不
須托質亦未可知大本謂宮殿樓閣有在池者有在
空者觀經謂樹上寶網妙花宮殿諸天童子自然在
中然則淨界莊嚴妙在不可具說若欲凡情測量俾
其條然則非彼境矣

問衆生五欲深重故以衆寶鉤牽而此中淨侶多
屬巖棲巒岫之嗜踰於五欲何故淨土獨無諸山

則缺此一種接引。若如毘舍所云。此方心有高下。乃見丘陵。則地水同名。四大首楞嚴不云。馳息不息。積波爲水耶。若寶池可具功德者。則如須彌相。須彌光等。何嘗不可表法。

答曰。衆寶莊嚴。本非鈎牽之具。卽如娑婆國土。增刼則惟睹琉璃。減刼則但見土石。蓋是淨業所感。惟心所現。今欲除其穢想。故特示以淨緣。若夫嗜鬻岫踰於五欲。正所謂見山忘道者。乃是獼猴鹿豕之儔。豈參諸上善人之列。

問淨土化生。正是大乘法門。而法音宣流。則首說道品。卽迦文權說三車之義。觀經止言讀誦方等。旣不復及阿含等經。則知三十七品爲何物。又庫藏珍寶。必先與領知。而後堪委付。今淨業門中有不禮餘佛。不誦餘經者。如法華亦云。其人不復志求餘經。不併違觀經之義耶。

答曰。般若經中。每列三十七品。隨結云。乃至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則道品豈非大乘法門。又淨業門中有不禮餘佛。不誦餘經者。乃一門。

法華經疏 卷四
深入之旨。禮一佛卽是禮一切佛。誦一經卽是誦一切經。恒沙性寶無量法藏。一齊委付。一時領知。大乘方等經典須如是讀誦始得。

問。一句彌陀全藉五時入教諸經爲他注脚。引人信解。若不通種種法門。則大小彌陀亦無義味。又復谷響度門。空花佛事。皆可修習。回向助開正慧。乃云修餘種種法門。便屬二心。則華嚴何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耶。

答曰。法無彼此機有差別。故化他必須貫通諸法。自

行惟貴信受奉行。又復慧性既通。則一切法門本無二致。初心修習。則不兼餘行。庶易成功。正欲向一法中透一切法。豈同受一非餘。

問。鈔中蓮臺二義。一者基臺臺在花下。二者房臺臺在花內。今所云金剛臺紫金臺爲是房臺。爲是基臺。旣云花必有臺。臺必有花。而中品曰蓮華臺。爲是花下。復有花耶。爲是花內。復有花耶。

答曰。托質金臺本在花內。基臺非所論也。中品謂坐蓮花臺。復云蓮花尋開。但缺坐已花合之句。蓋是文

隱略耳。胡爲執文難義至此。

問。鈔言。裴師以兜率可計。由旬極樂。歷多佛刹。故判內院易生。今論因不論地。是以揀彼。迨後言勝蓮花。甚超極樂。則復明樂邦在近。不應求遠。此又論地不論因耶。

答曰。兜率難于極樂。固非論地。極樂易于勝蓮。亦祇論因。正以勝蓮境界去博地凡夫甚遠。不同彌陀曲垂方便。十念便可成因。未有不能生極樂而能生勝蓮者。但應深信佛語。入淨土之玄闡。則極樂未必不

卽勝蓮。如或情生偏計。疑極樂爲權施。則勝蓮不啻隔於極樂矣。

擬答卓左車茶話

原問博山啓附

和尚上堂法語。提唱宗門。無不超佛越祖。至於每日接衆開示。念佛未免權引中下機緣。竊謂以宗門破上根念。佛接鈍漢。尚未掀翻。從來窠臼。不能令大丈夫死心念佛。佛言。若人專念彌陀佛。是名無上深妙禪。如今宗門中。弄虛頭逞精魂漢。一味胡言亂語。定不如真實叅究念佛底人。若於末法

淨信堂初集 卷四
中應病與藥。寧可撥無淨土。不應收作權乘。況法
王於法自在。能縱能奪。何必依他宗門。古宿揚禪
抑淨。和尚本是雲棲辦香。伏乞將叅究念佛一門。
豎吹毛劔。擊塗毒鼓。大轉法輪。如何是念佛門中
通身入理。向上一路。直踏毘盧頂上行作畧。如何
是學人初下手時。便離四句。絕百非念佛。如何是
念佛人最後極則。消訛處。腦後一鎚。從來宗門語
句。壁立萬仞。一涉淨土。定屬廉纖。冀和尚將向來
自性彌陀。惟心淨土等語。撒向一邊。將和尚話頭

破後。如桶底脫。線索斷。時親見如來一種境界。快
說一番震動大千世界。

宗乘與淨土二俱勝妙法。衆生根性異。不免隨機說。
須知向上一著。非淨非禪。卽禪卽淨。才言叅究。已是
曲爲下根。果然真大丈夫。自應諦信。是心作佛。是心
是佛。設一念與佛有隔。則不名念佛三昧。若念念與
佛無間。何勞更問阿誰。故叅究誰字。與攝心數息等。
皆非淨土極則事也。若論淨土極則事。無念外之佛。
爲念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于佛。正下手時。便不落

淨信堂初集 卷四 答問 二六
四句百非便能通身入理。但見阿彌陀佛一毛孔光
卽見十方無量諸佛。但生西方極樂一佛國土。卽生
十方諸佛淨土。此便是向上一路。若捨却現前彌陀
別言自性彌陀。捨却西方淨土。別言惟心淨土。此便
是淆訛公案。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惟佛一人居淨
土。此便是腦後一鎚。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誰敢
收作權乘。憶佛念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誰謂定屬
廉纖。居士但能淡信此門。依信立願。依願起行。則念
念流出無量如來。徧坐十方微塵國土。轉大法輪。照

古照今。非爲分外。何止震動大千世界而已。若欲知
衲僧家事。不妨借中峰一偈爲居士通個消息。偈曰。
禪外不曾談淨土。須知淨土外無禪。兩重公案都拈
却。熊耳峰開五葉蓮。

答印生四問 原問附

問。戒定慧三。稱無漏學。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卽不
問。敢問未得戒時。以何法攝心。十戒有犯。還許懺
悔否。懺悔之後。卽許進具否。作何懺法。方名得戒
耶。

淨信堂文集 卷四
答曰。若欲得戒。須具殷重心。清淨心。希求勝法。若欲懺悔。須具慚愧心。決斷心。翻前惡境。卽此爲攝心法。卽此是得戒因。十戒有犯。誓不更造。律許進具。但事應鄭重。不宜欲速。得之難者。藉以要心。庶期弗失耳。問。一代時教。佛祖宣傳。初心行人。還許徧閱否。律固與教不相礙。而叅禪人。還許看教否。待悟後看教。此生恐難保任。麤了大義。卽行叅究。又恐知解纏繞。作何法。則方能掃却。

答曰。看教之法。貴精不貴多。但向一部中。精研妙義。

徹骨徹髓。自然旁通衆典。勢如破竹。然欲徹骨徹髓。必須隨看教時。隨卽觀心。旣曰觀心。功同叅悟。原非尋言逐句。有何相礙。教理資神。如膏助火。是在精了。其義不應麤了。未能精了。而曰知解纏繞。何異戰敗之士。自咎武藝太多者耶。

問。叅禪一門。信爲最上。不識除話頭外。別有一法否。黃檗已前。諸祖何法得悟耶。若叅禪時。從何入門。從何下手。四威儀中。作何主宰。始得不被境奪。至何光景。當見善知識。到何田地。方名究竟。

答曰禪者教之綱領教之骨髓教之眼目故云最上但令衆生直下知歸那有實法其叅話頭本屬後世方便以死學人偷心從上諸祖但向本分中留心更無別法只今學人須向本分中入門向本分中下手一切時中但以此一大事爲主宰無論看教看律世法佛法動裏靜裏總只爲此一件大事自然不見有境豈爲所奪若夫善知識者時時當見決擇身心百城煙水芳規可尋直至圓滿菩提方爲究竟是在當人發大勇猛拓大虛懷啓迥大智長養大悲捨一切

愛見修一切方便乃不墮凡夫外道二乘權教諸境界耳

問淨上一門有叅究念佛之說不識當得話頭否或者恐爲叅禪人開一退步亦似不妨一生叅禪臨終發願往生則何如今生不發明又待來生於濁世叅禪恐不能作主耳不識作何意旨方得融通

答曰淨上一門須具信願行三無行則信願固爲虛設而無信願則行亦唐喪劬勞必欲一門深入何須

更涉參究。必若不捨參究。仍欲生西。決須早晚回向。如楚石十念不缺。方爲穩當。不得俟臨終方發願也。若志在參禪。須辦肯心。又不須計及悟與不悟。今生來生。旣恐濁世難于作主。何須貪戀禪之一字。而不捨耶。事在自己。相應不必曲爲融通也。

擬答劉心城又問博山四條

附原書

何物凡愚。蒙師不棄。殷勤答話。析剝難酬。凡愚旣非格外人。安得領略未問先。大師答而無答。凡愚問而復問。惟我大師。尚卒教之。

蒙示云。卽今若有取捨。同之一字。卽是妄言。玄復疑妙宗宗旨。正謂取捨。愈有愈無。斯爲圓妙。若無之。始無不落小乘耶。

答曰。按妙宗云。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夫極之一字。謂取至無。可取處。捨至無。可捨處。恰與不取捨合。非僅以取捨作無取捨會也。吾正欲居士極之。不欲居士無之。若無之。始無不惟落在小乘。正恐墮在惡取。若未致其極。便擬爲同。仍難遁于妄言耳。

蒙示以葛藤掃葛藤。與不絆葛藤者。優劣若何。玄

復疑不絆葛藤豈非向上極則若以較台宗二而不二不二而二正爭此葛藤之有無非學人分中始墮葛藤窠臼也惟我大師實云不敢以宗抑教以教抑宗豈復置一優劣耶若謂劣在人不在教則教理不廢葛藤葛藤無非圓頓人亦未肯遽職其咎也

答曰文字性離非離文字未達斯旨謾云不立只此不立便是文字迷時法華轉悟時轉法華此吾所謂不絆葛藤也誰爲所掃誰爲能掃試觀智者大師悟

法華三昧九旬談妙字字皆從秘藏中流出字字皆能含攝秘藏豈似後人尋章逐句入海算沙全墮葛藤窠臼謾云以葛藤掃葛藤不職其咎而誰咎與

蒙示云多句不離一句須得水源若尋枝蔓妄云句歸何處不太蚤計耶竊聞台宗專用六識謂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又謂之伐樹得根灸病得穴不懸合我大師溯水源而掃枝蔓耶既得其本卽蔓是本旣逢其源卽流是源一句多句多句一句似無復遲蚤之可判也

淨信堂初集 卷四
答曰。台宗妙觀圓解爲先。禪宗綱要開眼爲急。解圓則一色一香。全彰三觀。何況六識眼開。則掉臂聲咳。無非祖意。何一何多。若居士果具圓解。自能歸根得旨。左右逢源。何乃培業根而不伐護膏肓而不灸。錯認源流。倒置本末。悖台宗之與旨。入生死之迅流。真無復遲早可論矣。

蒙示云。一念識心保無失。即用那箇心保得。若用識心。識心隔陰。則不能知宿命。具通一生難辦。大師慈悲警策至此。可容下凡未得。謂得以地獄爲

兒戲乎。然台宗專用六識。既是一家宗旨。斯爲圓頓。無上止觀。懸合楞嚴。楞嚴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卽謂憶念亦用六識。確爲無過。故圓人雖極圓頓。而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往判諸教諸位。無不通達。學人分中。正不必宿命通。卽教中明用六識。六識明知位次。若能依教修學。人縱未必能自保。而教理可作保人。凡愚人實作凡愚。朴實語更望大師慈悲攝受而卒教之。

答曰。台宗觀一念識心。卽不思議境。以圓解之人。既

達如來藏性。故能卽流是源。若但謂專用六識。是以諸攀緣爲自性。乃無始生死根本。正屬楞嚴所訶。而猥云懸合不幾。謗止觀耶。又勢至圓通。屬七大中之根大。故曰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蓋意根爲主。五根從之也。以根爲識。確爲有過。又斷惑證理。安立位次。爲令行人不生增上慢見。觀心若起。本迹俱絕。若謂六識明知位次。便屬法塵分別影事。何名圓頓法門。且問居士。只今已斷何惑。已證何理。已登何位。命終之後。當生何品蓮花耶。居士旣留心台教。藉此爲西方。

保人而未識保人。作何面孔。其能決定相保耶。果然識得保人。管取亦能自保。勉旃勉旃。

擬答忘所書

原問 轉山東附

老師荷擔祖道。可謂真師子吼。

能

雖繫影崖石。實

切馳想之至。今不求而獲。瞻禮喜當何如。但信處雖得十九。而疑者亦不無十一。茲欲披露以求決。不知肯施慈誨否。竊謂佛法逾久而逾衰者。非獨時之使然。正師資易相授受。正法濫觴。不可援耳。且以學人論之。不問其根之利鈍。誰無相生住滅。

及流注生住滅縱不落識情分別迴絕相許言斷而流注能截然乎卽截然尚名真如流注未能融真妄而爲一此正爲擔板但見一邊故我佛旣以觀星作悟緣乃歎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此妄想執著四字累吾世尊四十九年漸漸剗刷或開言或遮言令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四種執著遣盡四執旣遣妄想自空然後拈花示衆此一拈花豈非四十九年說的又豈非衆生積劫迷的以迷則不敢拈非

佛不能作捷徑法卽與衆生拈出使最初了此一大事也可見拈花大非容易直令衆生離此四病了無執著瞥然如洗面摸著鼻孔永無疑根親自薦取耳今於善知識一棒喝一機鋒能如是承當否復以師範言之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正爲此方名言習氣沸盛別投一劑無意路還元丹也見武帝不契便斬釘截鐵不費廉纖去少林面壁九年正達磨苦心苦膽爲成此別傳一法決不易再發一言以投彼好傳至曹溪然後南嶽青原分衍盛

行仍恐向上一著又墮言說所以五家各立門戶
借賓主君臣三玄三要以探虛實觀古人於此事
真如劍刃上行逗到今日而五家熟攬壑相似語
以作真悟顧視達磨未來已前則今日之宗乘又
爲昔日之教法安得再有一達磨藥病俱掃掃亦
不畱面少林九年壁乎卽不爾亦當如趙州黃檗
之大用趙州以言說自在隨機與奪故云天下人
無奈趙州舌頭何黃檗以棒喝縱橫不存軌則故
有云盲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其餘知識又不勝

數要之皆以新法勝人也此新法正是無師智自
然智諸佛不能傳諸語所不載如大將軍臨敵一
切韜略俱捨以敵手亦熟明此法故斬將奪旗者
必在心手巧施出其常伎雖然亦離此韜略一字
不得以韜略正載此活法人自死耳則知得者死
語拈來皆活不得者活句拈來皆死以此推之無
法無新新在自得語不出口人意表何以解人無始
粘縛乎又何以轉凡作聖點鐵成金乎倘不用格
外鉗鎚則衆生俱成躍冶之金矣能令斷臂酬法

如二祖否。今承大護法宰官知有此事。兼復具此擇法眼。得請大和尚出山。決知如達磨之斬截。又決知如趙州黃檗之大用。使乘言滯句者喪魄。此宗顏而復振。不然糠粃者多。真實者少。佛祖法脉。其誰以歸。疑之十一。以此信之十九。當在未開口。以先和尚亦當自信。不待饒舌也。大機大用。有分。另一一求教。不揣庸劣。敢致疑問。臨書惶悚。從上佛祖本無實法與人。拈花微笑。乃至達磨初來。雖云傳佛心印。豈離衆生心外。更有佛心可傳。不過

爲人解粘去縛。令達妄想無性耳。達得妄想無性。則二種生住滅當下寂然。若欲向生住滅處截斷。正恐一番剗刷。倍增一番執著。且達磨大師單傳之旨。正如畫龍點睛。令其飛去。非離文字說於解脫。則昔日之教法本未嘗掃。今日之宗乘又何用新。謂一切知識皆以新法勝人。幸莫謗知識也。且既知離却舊法。別無新法。豈不知欲作新法。便成舊法。死語活句。亦復如是。當今學者。濁智流轉。偷心熾然。不思追踪往哲。但欲奪采時流。爲善知識。正應據先聖之典型。杜

其僭竊不惟一棒喝一機鋒已成惡套。卽令更有藥病俱掃掃亦不留之達磨來。恐不留復成窠臼。如波逐波有何了期。莫若向源頭處討箇脉路。則循規蹈矩不施一巧而可坐致太平。幸高明者充爲法之漢心堅荷擔之骨力。薦取本分草料。莫更求格外鉅鎚也。

續與忘所往來諸東

尚友錄曾賜斧政否。偶因小冗弗及趨領玄誨。幸付松韻兄來。前擬答書尙有過謬乞垂指撥。庶互得大

益也

尚友錄文字佳。但說道理太多。遵命卽大膽批點。恐雄氣於此稍抑罪罪。前答書本擬再于微塵纒出大千經卷。但連根帶葉不便。或有教處別開一戰場。何如。呵呵

尚友錄蒙賜斧政。方見法門真愛。感德深矣。每念末法鬪諍堅固。將切磋之誼皆作戰事理會。遂令大千經卷蔽于一塵。何啻棄本逐末耶。幸勿分根分葉。但須究竟了此一段公案。決知受益不淺耳。

無諍法作有諍機鋒法門大不幸。吾兄旣念及此可謂末世之枉石。尚友錄不揣自分已露爪牙。今更欲全見敗露耶。倘截然于頭頭作公案則不佞必不敢諱一詞也。此復

前日之書尚未賜答耶。聞諸印生述尊意云。妄想無性。但是教乘。非關宗意。四十九年所說可云本無實法。末後拈花乃最實義。妄得無實。適聆斯語且驚且喜。果有此獨得之見。胡得秘吝不說。負弟請益深心。特托松韻兄來懇求玄誨。伏惟撥冗裁答。

無實法與人佳語也。但言一向所說俱是應根與藥。非言拈花亦不實也。又云但與人解粘去縛。令知妄想無性。此妄想無性。正明所以無實法與人之意。不可云拈花亦明妄想無性也。卽此而推真妄元一。能于妄處了得無性。則不惟拈花是究竟事。卽吾人日用皆與本分不相違越。倘不作如是觀。縱于祖師閒言說。一領無遺。吾恐金未出鑛。能作金用耶。若于金鑛俱掃。實與不實俱拈。不作教會。又不作禪會。請吾兄直下轉此一語。其餘絡索

不必更絡索此再復

從上佛祖既無實法與人拈花微笑豈出佛祖之外耶妄想無性是破二種生住滅語若向此中區分則又作實法會矣真妄元一了妄無性便與拈花微笑不相違背金鑛俱掃實與不實俱拈敢保老兄口掛壁上來示云俱百雜碎雖然如是不得一向須還

我絡索清頭方爲究竟如何如何

無實法與人正佛祖欲與以實法也但與不得故直至四十九年後然後拈花此拈花斷不可又作

方便會也所云百雜碎者正爲忘此一線索耳得此線則事事如貫花不得更自疑而疑人也知吾兄此意極分明不得更於分明而惑亂一上也葛藤無盡期請以此光明矚破

無實法與人正佛祖欲與以實法此語甚妙於此實法未能徹底安得不受惑亂忘此線索便如貫花何必截此葛藤方稱了義真妄同源了妄無性便是出鑛之金二俱坐斷更不復疑便是西來的意弟已承當得及不知師兄肯下冬瓜印子否知兄愛我終切

不同常流。故復絮絮幸勿罪其叨咀。

擬答白居易

問在林間錄

如來出世本懷。惟爲一乘。衆生根性不等。方便說三。雖復說三。究竟歸一。恐衆生不信。沒在苦故。須鑒彼當機。恐以三乘作實法。會故云。無有高下。然則衆生種種病。只是一病。以不識佛性故。如來種種藥。元來一藥。究竟爲一乘。故雖只一病。而受病既久。未免變症多端。傳經不定。故醫王用藥。亦須補瀉隨宜。增減得所。然則病愈藥除。乃是如來本意。藥應病與。乃是

方便智門。惟達如來設教。元由自得。末世利人妙用。爲下種者。強毒以大亦可。爲熟脫者。善巧說三亦可。若權實之致。不明悉檀之義。未委豈惟順機。說三爲妄分別。卽所謂一味道者。亦是瞞肝儻侗。故知六種經中。所有二義。恰恰相成也。若五蘊十二因緣者。蘊以積聚覆蓋爲義。分名爲四。對色成五。只須名色一支。便具何得對十二因緣。倫次而成難耶。十二因緣乃約三世因果輪迴。以能生果爲因。展轉相藉爲緣。是故蘊惟苦諦。緣兼苦集。蘊法約橫四緣。約豎始從

無明終至老死。一一支中。皆具五蘊。不依五蘊。何得無明。不依五蘊。安有諸行。生時卽是五蘊。虛妄和合。老時卽是五蘊。虛妄變異。死時卽是五蘊。虛妄散壞耳。

論

參究念佛論

原夫本覺妙明。真如法界。智理無能所之分。依正絕自他之量。祇因迷妄。徧計橫生。背覺性而九界雜陳。昧真境而三土幻現。勞我世尊。垂慈設教。隨衆生之

根性。示無量之法門。或顯了而說。或隱覆而談。或曲接徧機。漸令入道。或直投圓種。頓使開明。或從一法中。分別說爲無量。或以異方便。善巧助顯一乘。雖復教綱萬殊。無非欲醒九界之長夢。令其復還元覺。了三土之幻翳。令其冥契寂光耳。然求其了義中之最了義。圓頓中之極圓頓。方便中之第一方便。則無如淨土一門。何以言之。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是以見思淨。則超同居。塵沙淨。則超方便。無明淨。則超實報。故曰。惟佛一人居淨土。尚何不了之義。衆生心念佛時。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以一念頓入佛海。故曰。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曰。若人專念彌陀佛。是名無上深妙禪。豈不至圓至頓。果德願力。不可思議。因心信力。亦不可思議。感應道交。文成印壞。以凡夫而階不退。未斷惑而得橫超。又復三根普被。四土橫該。五濁輕淨。在同居。體空巧淨。在方便。三觀圓淨。在實報。究竟覺淨。在寂光。斯則尚無等者。矧或過之。是以名爲不可思議功德。世間難信之法也。然總其大要。須具信願行三。信則信事。信理。信自。信他。信因。信果。知心

外無土。土外無心。性外無佛。佛外無性。因必該果。果必徹因。願則念念回向。心心趣往。行則無量法門。會歸一致。而淨土正行。尤以念佛爲首。顧念佛一行。乃有多途。小經重在持名。楞嚴但令憶念。觀經主於觀境。大集觀佛實相。後世智徹禪師。復開叅究一路。雲棲大師。極力主張淨土。而亦不廢其說。但法門雖異。同以淨土爲歸。獨叅究之說。旣與禪宗相濫。不無淆訛。可商嘗試論之。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果能諦信。直下知歸。未了之人。不妨疑著。故誰字公案曲被時機。

既有大利亦有大害。言大利者。以念佛時或復疲緩。令彼深追力究。助發良多。又未明念性本空。能所不二。藉此爲敲門瓦子。皆有淺益。要必以淨土爲主。參究助之。無論徹與未徹。俱不障往生也。言大害者。既涉參究。或便單恃已靈。不求佛力。但欲現世發明。不復願往。甚則廢置萬行。棄捨經典。古人本意。原欲攝禪歸淨。開此權機。今人錯會。多至捨淨從禪。翻成破法。斯乃全乖淨業。正因安莫。往生彼國也。問曰。若以淨土爲主。則參究之功。可當念佛否。答曰。參究與念

佛皆屬行攝。切則參究亦往生。不切則念佛亦不生。又雖有切行。若信願爲前導。則往生。無信願爲前導。則不生也。問曰。若徹悟人。還須往生否。答曰。普賢願王導歸極樂。初地至十地。皆云不離念佛。怡山發願。則云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百丈清規。課誦送亡等事。無不指歸淨土。故天如云。若果悟道。則淨土之生。萬牛莫挽。雲棲云。悟後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在是知凡言不必生淨土者。皆是增上慢人。非真入菩薩位者也。問曰。念佛兼參究。可爲助行。參禪兼願

往得非偷心歟答曰。無禪之淨土。非真淨土。無淨土之禪。非真禪。然淨土之禪。不必定須叅究。但一心不亂。卽是靜。名號歷然。卽是慮。若夫禪之淨土。必須證極淨心。非可以理奪事。從上諸祖。凡情已盡。聖解未忘。不妨隨機掃執。後世學人。雖有乾慧染習未枯。自非發願往生。依舊隨業輪轉。所以永明作四料簡。乃至楚石十念不缺等。正所謂有禪有淨。豈偷心也。問曰。叅究念佛。與止觀法門。爲同爲異。答曰。理則互融。門實有異。止觀以信入。叅究以疑入。止觀雖三根普

破。而上根方真得明了。叅究雖亦破三根。而上根始獲大總持。且如下根之人。或念佛或叅究。雖未達止觀深理。然理無不具。以置心一處。卽是止。用心叅念。卽是觀。故中根之人。或借解而起念。行或塞解而發叅情。雖隨機致用不同。亦皆不失止觀大義。惟上根之士。直下相應。境智一如。觀諦不二。斯時念與不念。皆得而究竟。更無可叅。何以故。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沉埋佛祖。故知叅究念佛之說是權。非實。是助。非正。是不可廢。尤不可執。廢則缺萬行中之一。

行。執則以一行而礙萬行故也。高明學道之士。試熟計而力行之。

慈悲緣苦衆生論

自佛性之理不明。同體之誼斯晦。但知好善而惡惡。罔知與樂而拔苦。異類傍生。固已藐若草芥。罔圖罪苦。亦復視作當然。誰知蠢蠢含生。知覺無別。貿貿惡黨。人類是齊。迷性靈而造業招愆。已爲可憫。因夙障而無端罹網。尤屬堪哀。乃有日睹悽惶。耳聆哀叫。不惟漠不關懷。方且快稱應爾。嗚呼。悲名拔苦。捨此輩

以何緣。慈名與樂。向善趣而奚益。所以戒本經云。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淡於善人。良有以也。未探斯旨。藉口懲非。自恃暫居福報。邪慢盈懷。慶他劇受苦輪。羅刹無異。豈有稍悟常住慈心。而無同體切膚之痛者耶。或曰。慈悲與拔。乃果上之功能。慚愧勸懲。實因中之妙行。故尊崇賢善名之爲慚。輕拒暴惡名之爲愧。慚愧自嚴。方能斷惡修善。慈悲利物。乃是接世度生。何得初心藉口大聖答曰。子誤矣。夫慈悲慚愧。同稱善心。因中皆可同修。果上方能同滿。若如子論。

洋行堂藏書 卷四
則菩薩不修四無量心。佛果不名具足慚愧。失既匪細。罪乃瀾天。詎知慈悲慚愧。恰恰相成。有慚愧者。方有慈悲。無慈悲者。卽無慚愧。蓋由了達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觀佛卽心。是生慚愧。觀生卽佛。是起慈悲。尊崇本有賢善之性。隨願與一切衆生性德之樂。輕拒迷真暴惡之習。隨願拔一切衆生性德之苦。是以有一分慚愧。方有一分慈悲。有十分慈悲。方爲十分慚愧。汝今見此同稟血氣。同抱靈覺之流。背自真心。枉受困苦。不思拯拔。反起傲心。不惟無慈悲。正屬無慚。

愧耳。倘悟明心性。確知生佛體同。見此未來諸佛。枉墮三塗八難。便當惕目傷心。胼手胝足。如饑食渴飲。欲罷不能。何忍視作泛常。反以救援爲迂務耶。只恐前生之善報有限。他世之苦果無窮。旣永隔于圓悲。諸佛亦難授手。今日所以笑傲苦倫者。他日復爲苦倫所笑傲也。悲夫。

非時食戒十大益論

客問杜多子曰。吾聞殺盜淫妄名爲性罪。飲酒昏迷。失智慧種。食衆生肉。斷大慈悲。是以如來制戒。七種

同遵固無惑焉。至于飲食養身。有何過咎。而非時食戒如此之嚴。豈以忍餓爲修行耶。願聞其旨。杜多子曰。善哉問也。吾正欲申齋法之要。以軌修行之人。夫此齋法。蓋是十方三世諸佛弟子通行之大道。出生死法之要津也。愚夫逐逐于口腹之欲。甘爲飲食之人。既畏此律檢。豈辨其利益。今原如來立制本意。盡善盡美。何能殫述。略而舉之。大益有十。一者斷生死緣。二者表中道義。三者調身少病。四者道業尊崇。五者堅固戒品。六者堪能修定。七者出生智慧。八者離

鬼畜業。九者不惱檀信。十者不擾行人。云何斷生死緣。經云。一切衆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又云。三界衆生皆依飲食而得存活。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由此觀之。婬欲固生死正因。飲食乃生死第一增上緣也。均爲五欲所攝。特以資此毒身。借之修道。是故不能全斷。然設得時食。尚須作曠野食子肉想。何容恣意於非時耶。云何表中道義。台宗云。午前進食。表方便道。猶似有法可得。過中不食。卽表除中道外更無所需。此雖理觀不壞事境。倘粗戒尚不自持。則妙理

何由契會。云何調身少病。脾以信爲主。數數食最能傷脾。故玄門家亦戒晚食。正養生善術。豈名忍餓。云何道業尊崇。趙州云。四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二時粥飯尚云是雜用心。况三食四食耶。儒者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今恪守齋法。專精辦道。道業自隆。云何堅固戒品。晚食助火。助氣增長。姪心。今寂爾清淨。戒體堅牢。云何堪能修定。斷其雜食。亂想。身心輕利。取定不難。云何出生智慧。晚食每助昏蓋。今清淨惺寂。不障觀慧。又于四種食。如法作厭。

離想。卽能斷三界惑。云何離鬼畜業。畜生午後食。鬼夜食。不持齋法。鬼畜無異。亦能牽入鬼畜類中。持此齋法。自然遠離二趣生緣。云何不惱檀信。謂長乞食者。設午後更復持鉢。則終日但見沙門往還。必令施主生惱。今午後惟晏坐修道。能令僧俗皆安。云何不擾行人。謂今時叢林。因晚食故。厨下行人。惟事炊爨。無由辦道。終身碌碌。不異傭人。齋法若明。則無此煩擾。堪修道業。是以諸佛出世。必立此制。乃至在家居士。猶令於月六齋日。受持八關齋法。以種永出因緣。

況沙彌比丘而可無慚無愧非時受食耶設有病苦因緣佛自立非時漿七日藥終身藥以濟之斷無以晚食爲藥石之理也願高明者深信而力行之

傳

瑞光了一源禪師傳

了一禪師長洲縣周氏子少以俠烈聞于里族年二十三忽思出世禮瑞光寺藍園遠公爲師命名曰定源因閱語錄見古人踏著稱錘硬似鐵語心甚疑之苦叅力究晝夜無間未幾有省又見鄧隱峰公案因

疑如何是鬼神搜不破之機留心多載更有悟入時值雲門湛然禪師遊吳師呈所見湛師印可是後惟誦圓覺經以爲夜課晝則閱大般若至於應事接物依然如故略不表異也萬曆丙辰臘月十六日謂竺璠淨公等曰吾將長逝因取曆選廿六日且曰人只一死不足爲奇吾當先作死法與汝等隨喜乃結跏趺坐從足至頂漸皆如冰約至一時復甦又曰人之怕死亦無別况但如溫水中浴暖被中睡只是懶得起耳至廿六日向合寺衆師各有付囑命以缸合砌

三載後開視之。又謂其學人無雲曰。吾平日教汝法華。且道紙是法華耶。字是法華耶。誦是法華耶。會則無邊寶藏。一時領去。不會則更讀三十年。仍喝一喝云。且道此一喝與全部法華。是同是別。又喝一喝大笑。跌坐而逝。衆奉其全身塔于本寺土山之上。師世壽四十有六。僧臘二十四。以依四安樂行不畜徒衆。故衣鉢無嫡傳。今淨公配入祖祠。春秋享祀云。

贊曰。宗門中事。妙在潛修默證。脗合教乘。世有稍解一機一境。便滿盤賣弄。蔑視經典者。適足培生死根。

苗耳如源公之去來。自在豈僅蒲團叅悟之力。良由般若圓覺以印心。和光同塵以應世。故雖無出世機緣。而末後光明已自照天照地也。增上慢人。聞師之風。亦可以稍愧矣。

西指抱一粹沙彌傳

沙彌抱一。湖興孝豐嚴氏子。法名大粹。本習儒。弱冠入泮。以文名諸生間。因所愛子忽亡。悟世無常。遂事長生之術。靜攝有年。自謂得計。後叅蓮池大師。邪執始轉。乃禮峴山祖石老人爲師。畢志歸戒。築茅於大

院之麓號西指菴掩關謝客。日惟繙經習坐爲業。飯糗茹草率以爲常。久給侍人曾莫窺其喜怒之色。每謂人曰。待年七十。乃當圓頂。歲庚午。雪航楫公就其菴結冬。激以速現僧相。欣然允之。時有執平昔之言而阻者。則應曰。予今耳已重聽。安能保至七十耶。辛未春。偕雪公入杭。剃除鬚髮。還禮季賢師爲和尚。予爲授十戒法。以年逾六旬。遵佛制不進具。又發大心。從予受菩薩戒。次復禮舍利于鄮峯。行分衛于古越。歸應靈峰百福院。請與雪公同創淨業。於時清規初

立。輿情未調。雪公日加督訓。而公以靜默鎮之。不半年。道風一振。秋八月。暫回西指。微疾數日。沐浴更衣。毅然坐逝。菴中諸友遵遺命。荼毘之。骨皆五色。親族見者。咸增長信心。由是身沒而聲名乃播。嗚呼。古人所謂以身教者。公之謂乎。公生于茂戾事地。而卓然有以自拔。敦信義崇名節。喜與十方英衲商究佛法。從此一邑九鄉。重公品誼者。因而敬信三寶。乃至翕然歸於正化。皆公密默開化力也。公世壽六十一。出家半載。以不受具。故無僧臘。以不畜徒衆。故衣鉢無

傳菴中諸友塔其骨于山之西

武林萬安雲禪師傳

吉祥寺萬安禪師諱大雲古杭仁和郭氏子也厥弟遺世弟婦吳氏完節苦修師從此感發企慕樂邦出家阜亭之永慶寺尋受具於雲棲寄居北郊靜室篤志淨業相依者日衆湛然源靜王欽其素履捨菴及地以爲十方院師按此地古有吉祥寺乃率諸善友力復舊觀不數年佛宇僧寮燦然畢備共任規約一秉雲棲之制往來禪侶接待殷勤然不營田產不置

柴山百一所需悉任外緣弗涉邪命可謂痛革時弊力追古風者也叢席稍成爰示微疾卽絕飲食減語言專修正念凡閱一月厥婦并女曹省視之訶曰彌陀不念念我何爲至臨終日語上足智經曰爲我掃灑有佛來迎矣仍命扶身趺坐念佛而逝師世壽五十九僧臘十有一夏婦名大法弟婦名大海男名智首女名智音甥女名智真並出家修道云

吳興智福優婆夷傳

優婆夷智福姑蘇盧氏子秉性淳厚志趣雅淡年十

九適新都程李清居士居士篤信佛法流寓吳興方營福業盧克盡內政以助之衲子往來者日常數十指供贍飲食曾弗倦怠恒好惠施絕無私積心言皆直謹身節用不喜御珍飾綺服不恚詈給侍人茹素持珠日課佛名二三萬視世間法味如嚼蠟歲壬申年三十九嬰篤疾知弗能起急請古德法師受歸戒諮問淨土法要乃一意西馳雖遇痛苦惟勤稱佛號居士爲讀華嚴大經至徧參知識處一一解說亦一一領會居士復策之曰百劫千生在此一時努力直

往勿猶豫也於是領旨勵聲呼佛者半日見二高僧次第而來乃轉加精誠徹夜猛念厥母欲泣厥女相慰俱遣之遠去云無亂我心次日辰時親見化佛蓮華遂覺神情恬適目色鮮明乃急索香水沐浴西向叉手連聲念佛吉祥而逝則十一月初八日之正午時也至日暮徧身皆冷頂門猶熱居士以爲尚欠光華異香之瑞末審安歸予曰臨終十念決定往生從古潛修默證者數如恒沙往生一傳但擇其尤者言之豈可謂淨土妙門僅度若而人也况諦玩觀經三

品往生皆不以衆人同見爲契。奈何自墮疑網。失橫超直捷之勝旨耶。爰爲之傳。并合掌而說偈曰。

哀哉三界以愛爲根。根株不拔。奚望西生。蓮華國土。永離情塵。此緣能斷。彼質斯成。勇矣智福。女中之英。快逢勝友。皆由夙因。一日一夜。淨念功殷。華臺接引。眼識分明。子母恩愛。枯木寒冰。吉祥善逝。長辭苦輪。我悲含識。纏使所嬰。戀此幻世。曠劫迷真。謬圖出要。罔知勝津。計取空果。違妙淨因。誰能正信。闊步高登。我今隨喜。願共羣靈。頓除疑網。證入玄門。

新都汪二隨居士傳

震旦之學佛者。必藉孔孟爲前茅。而昭代稱名儒者。必從內典得究竟。蓋儒開道學之門。釋盡性理之奧。於此二途。善能隨入。可以息鬪諍而談解脫矣。新都汪先生真其人哉。先生諱士會。別號二隨。休寧名族也。入泮於杭。以文名諸生間。孝事二親。誨人不倦。常對鏡澄心。徹夜端坐。然襟期灑落。山水陶神。殊不涉迂腐氣像。始因調身。從事玄門之術。後知非出要。遂棄之而修淨土。歸依蓮池大師。命名廣珺。從此惟以

讀誦大乘爲業。貧而能施。尤喜放生。視世間事等如夢幻。每歎曰。身以上事。要推推不去。身以下事。要管不了。於是隱山自淑。居天目者數年。後移杭之報先寺。旣嬰脾疾。猶課華嚴經不輟。忽一日。謂門人云。吾兩手脉已去。所以尚未死者。平日放生之力。目前無怨對故也。越二日。清晨起坐。端然而逝。生年五十有六。先生設教半生。及門之士甚衆。而古道自愛。落落寡合。契友惟金正叔一人。名自麗。弟子惟程李清一人。名文濟。李清于淨社中。修行衆福門爲最。流通

法藏救護生靈。遑遑焉。惟日不足。雖其種性使然。而熏習之力。尤不可誣也。嘗慨儒釋分衡。互生同異。各立門庭者。固違大聖之心。強爲和會者。亦失權實之致。安得如先生者。與之談二而不二。不二而二之微旨哉。予叩季清入道初緣。季清推厥功於先生。因述生平盛德如此。予曰。是不可不傳也。乃僭筆而書之。

松陵鑒空寧禪師傳

方外史曰。事無論大小。必有忍。乃有濟。法無論世出世。必有恒。乃有成。克恒忍之操作。佛祖而有餘。苟無

是力爲巫醫而不足。故子夏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嗚呼。大才而小用者。吾往往見之矣。未聞無才而致用者也。鑒空禪師。其真大才小用者耶。師貌古而骨勁。志超夷等。言無輕諾。其自律也。端方。其疾惡也。太嚴。細覈其心迹。當于古人中求之。區區興方尖守接待。未足爲師哆口。而世之皮相者。惟以此二事羨師。則子亦不得不藉此以表之。師諱如寧。號鑒空。松陵沈氏子。年十二出家。于方尖觀音禪院。禮懷林茂公爲師。禪院係萬峰禪師下菴。創始于有元至正。中

興于我明天順。具載碑文。神廟初年。僧侶凋盡。僅存大殿及觀音殿。頽圯不堪。香火俱絕。歲壬午。茂公始駐錫焉。居民互來侵擾。公一手一足。力爲撐持。僅十載而棄世。時師年止十七。形影自弔。苦守不去。值對峰弘禪師相弔。見師年少而志堅。力扶之。有長者敬菴陸公。與弘師交善。捐資修葺。申文定公遊其地。手爲題額。師從此得安處無恙。惟誅茅力耕。以自餽絕。無資緣。每歎曰。吾本志在佛法。不意爲茲地埋沒半生。俟稍有後人。可托決當矢志清修。早則四十歲爲

期極遲不過五十耳。天啓乙丑。予偶同二三法侶結夏菴中。商究楞嚴要義。師正年五十。旣聞出世法門。猛省昔時願力。遂以菴事付實所。實上足丙寅四月八日。從茂林律主受戒。偕予結夏承天。討究律學。予以先慈捐世志。隱溪山。師招予掩關菴中。自身護持。時佛像及羅漢諸天復漸凋落。師捐囊鉢餘貲。自修葺之。像貌堂宇煥然改觀。戊辰春。同予遊普陀育王等處。歸憩城北聖壽寺之藏經殿中。檢閱律藏。嚴淨毘尼。舌不味過午之飧。手不釋圓明之珠。送想西方。

不復知有人世間事。方將謂初志得遂矣。不意南關接待寺念雲西逝。叢席乏人。衆檀護旣延廓菴直院復徵師理庫事。師固辭不允。勉強從之。越一載。廓菴以徑山擔子未脫。勢難兩兼。衆檀護遂議廓菴仍主徑山。請師主茲叢席。師再三力辭。檀護亦再四堅勸。事不獲已。乃放下身心。全體擔荷。整廢墜之緒。肅清淨之規。作事必任先勞。享用一味平等。叅方禪學。別開信宿之單。雲水聖賢。不睹咄嗟之色。按律制無盡藏之僧物。常住之田畝日增。搜從來徵租稅之積弊。

公私之虛耗悉杜。既經四載。慨大殿日就傾頽。發心料理。半取給於檀那。半自傾其囊鉢。不數月而煥然一新。見聞隨喜者。咸合掌歎曰。寧師真大有功於佛僧哉。明歲爲慶六旬。當祝其永王斯堂。普庇縑素也。詎謂此方願滿淨土。華榮遂示微疾。絕湯藥。檢點常住事。纖悉分明。與衆永訣時。有上首墮淚。則正色訶曰。老老太豈可作此兒女態耶。生必有滅。世相如是。吾靜修之志未滿。送吾骨歸普同。俾得入六和僧海。於願足矣。上首固請曰。師志雖爾。但方尖一段重

興公案。必賴師以永鎮。惟慈悲曲順我等。亦可以表師堅固願力也。師乃默然許之。次日寂然無聲。吉祥而逝。衆如法殯殮。檢其囊鉢。不留分文。益歎師之解脫。師示生于萬曆丙子。示寂于崇禎甲戌。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九夏。師既往而芳名益著。議者咸謂師于接待堪稱第一功臣。而于方尖實爲中興烈祖。予謂師非方尖。必當爲法門龍象。乃方尖非師。必當爲俗侶業場接待非師。無以固叢席根本。而師非接待。亦無以露大用端倪。師既不遂其深入法門之志。故方

尖接待之績人雖嘖嘖稱之而自視則欣然也。自非大才小用何以能功成不滿哉。予與師交久知師心迹頗深爰述其始末以爲後世風云

淨信堂初集卷四

弟子照瑞爲薦 先嚴蘇學法名性覺 先

慈童氏先姐李門蘇氏法名照朗捐貲刻此

答問論傳一卷伏願先嚴先慈先姐三障圓消

二嚴克備超登

樂土速證真常普與合生齊成 佛道

四